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天 鑲



天壤

关仁山
一个天
一个地
一个太阳
一个家园

——题记

蝗虫是在暑气最盛的时辰袭来的。

天就是不落雨。地面被烤成软灰，将土塬上潮腻腻的地气吸走了。往年，这里总是在晚饭前后落下一场暴雨，凉快一阵子。今年是犯啥邪了？蝗灾闹疯了的时候，韩成贵空洞的眼睛突然尖锐起来，心里觉出一些恐惧。他顿觉脊梁沟儿隐隐发凉，两腿颤颤地想跑，嘴里喃喃道，灾虫，狗日的灾虫！他的声音很快被盘旋在耳际的嗡嗡声吞没了。

媳妇陈金月提醒韩成贵，你已经没有地了，没有庄稼，怕个球？韩成贵吸了一口烟，深深下陷的腮帮子慢慢鼓了起来，怎就一点也记不得了？两年前他家就没有耕地了，在村口开了个小杂货铺子。陈金月眉眼便有妖媚神色泛上来，踮了脚尖说，咱发财的日子来了，快去城里进农药，灭蝗！韩成贵点了头，干辣辣的嗓眼感到轻爽些。他瞅见势利的女人哼起了歌，幸灾乐祸的神情在她脸上显透出来。他顿觉心口堵得慌，肩胛有种被撕裂的感觉，一股燥热从他心腔拱出来，在骨子里乱乱钻动。他抓了一顶草帽，扑扑跌跌走出村口。

漫天飞舞的蚂蚱迎面而来。盲目地撞在他的脚上、肩膀上和手上，他抓了一把，狠狠一碾。蚂蚱是五颜六色的，红甲红翅，绿甲绿翅，黑甲黑翅，头挨头翅搭翅，铺天盖地，纷纷飘落。韩成贵看见一群捉蚂蚱的孩子，他们在田野上跌跌撞撞地奔跑，小兔似的，跑跑停停停跑跑。韩成贵一动不动地站在田埂上，看着孩子和蚂蚱的背影。他和孩子们一样无法躲避烈焰，米黄色的背心已经溼透。田地里被蚂蚱吞噬的庄稼风筝一样摆荡。村西土塬上弥漫过来的雾气，滚成团团，像个大热球，他分明感到漫天的热气压下来的分量。瞧着裂开缝隙的土地，就可怜那些庄稼。几只添乱的乌鸦鸣叫着朝土塬顶上飞去了。忽忽涌涌的蚂蚱很快将其遮盖了，他眼前一黑。

村里喇叭响了，村长嚷嚷着灭蝗。韩成贵默默走向村里，开动小四轮拖拉机去了城里。

韩家庄离县城不远，十二里地，一泡尿就到了。他和媳妇陈金月一同进城的，金月对城里迷恋极了，哪次来进货，她都不想回去。购进农药之后，金月又将一些水果大头菜搬上车斗。黄昏时分，这辆破旧的小四轮才耀武扬威地驶出县城。弯弯的护城河从韩成贵屁股底下流过去，水擦在石头上的声音像割麦子一样。落日的光焰依旧很白，烧黑了眼睛，他双手扶着方向盘，扭回头瞟了陈金月一眼，他发现女人的粉脸还对着城市的方向，一把风骚的花伞悬在脑顶，将落日摇得吱吱嚓嚓。韩成贵心里鼓鼓涌涌不安稳，热辣辣的暖流刺得他鼻头发酸。他问女人，金月，这919杀蝗灵不会是假药吧？陈金月那张脸妩媚生动，还隐含着城市生活撩拨的兴奋。随着拖拉机的颤颤，

她宽宽的臀部弯曲得好看，节奏也摆得迷人。她在想城里的表兄大侯，表兄帮她买的低价农药。表兄也是从乡村出去的，短短几年功夫，就能在城里呼风唤雨了。韩成贵见媳妇没理他，又愣愣地问了一句。这次将金月问火了，德性，俺表兄大侯是城里的大能人，谁敢给他假药？她寒了脸骂。韩成贵没有再跟媳妇急吵，可心里对她这个大侯表兄是有成见的，他淡淡地哼了一声。陈金月见男人软了，脸上阴郁之气没了，整个脸相变得柔和生动了。她说，成贵，你别不服气，你这玩土坷垃的命，想进城，就得靠俺表兄。韩成贵眼一瞪，谁想进城啦？城里人都下岗了，能有咱的饭碗？老实在韩家庄种地吧！陈金月不服气地说，种地？咱村的地都该被占光了，种你妈的坑头吧！再说了，没瞧见蝗灾么？种地亏了本，哭都哭不出个日子来！韩成贵脖子像落了枕似地梗住，大声说，蝗灾不怕，喷了药就好！至于耕地么，俺想啊，咱再攒点钱，到村西土塬开一片荒地。活人还能被尿憋死？陈金月翻一下眼说，你敢，表兄说了，这点钱俺在城里买楼房呢。进了城开店铺，再挣钱！对咱，对娘，对孩子都好！韩成贵满脸怪怪地问，买了楼房，你就是城里人啦？你一脑袋高粱花子还没抖落干净呢！陈金月懊恼地捶了男人一拳，黑钻钻的眼睛仿佛将男人穿透，你这土命脑袋！拖拉机颠了一下，汽车空空哐哐闪过，腾起大片烟尘。

韩成贵顿觉喉咙被阻塞，心底莫名其妙地涌出一些伤感。头顶有一只孤雁，贴着瓦蓝的天空毫无生气地滑行，最后落在路边荒地上的楼顶。楼顶上的野草丛里照样飞舞着蝗虫。他的目光又从楼顶移到荒地，眼睛被刺疼了，悻悻地收了回来。

这段通往韩家庄的石碴路很短，韩成贵走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像今天令他心烦。尽管有女人陪着，依然觉着没劲。落日像毛毛虫一样往肉里钻。他的脑袋上颠动着一团灰黄的光泽。忽然，女人喃喃地说，你瞧，咱家的地！韩成贵没吭，他的承包田，他怎么会忘呢？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到那里的根根脉脉，感受到那边的气息。

路边是一色灰色厂房、砖窑和路边店，将土地和天空挤得窄窄的，岂止是狭窄，韩家庄几乎被吞噬掉了。四年前的一个早上，县里乡里村里轰轰烈烈搞开发，三级开发区都占用了韩家庄的耕地。韩成贵承包的五十亩水浇田是最后一批被占用的，连同村里十六户承包的七百余亩耕地，都被铁丝网圈了起来。只盖了一幢高楼，开发区就没有资金了。于是就拍卖，起初是被县城的一家公司买走，几年来炒来炒去，几易其主，最后落到韩国老板金雨时手中。

金老板在这场圈地热潮里也是蚀了本的，尽管名号起得很大，华夏工业城，可依然只落个虚名，地荒着，钱都被那油头粉面的家伙炒走了。治理整顿那年，前任许县长因乱批地受贿被抓了，这个案子还牵扯到了乡长村长。治理归治理，韩成贵还是没地种啊。房檐滴水照坑砸，韩成贵与他那当过劳模的父亲一样，命妥了，左右也脱不出那片庄稼地。韩成贵扭头朝那个地方张望了许久。韩成贵猛地刹住拖拉机。

媳妇陈金月茫然地和他对着脸。

韩成贵说，你等等，俺去地里撒泡尿！

陈金月嗔怨说，路边尿呗！你那又不是金家伙！

韩成贵跺跺脚，没理金月，倔倔地朝那片荒地走去。陈金月知道是那片地勾起他的痒痒肉了。韩成贵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荒地。从孤楼蓝玻璃幕上

折射下来的阳光，清幽而神秘，将荒滩照得空空荡荡，凄凄凉凉。他瞪了大楼一眼，他听人说玻璃幕也会污染的，他果然发现楼下有一圈草被照枯了，这里成了野兔、田鼠、蚂蚁和野雀的家园。眼下又多了可恶的蝗虫。他站在蓬蓬乱草间，一双大脚将草地踩出深窝窝儿。他闭上眼睛撒尿，簌簌流出的水线，勾出一个颤颤的半圆。他每回去城里进货，总是要在这里歇脚，撒完尿，他缓缓蹲了下去，抓一把干土，心叹再也没有那样好的地墒啦。一扭头，他看见一株谷子，就一棵，孤零零挺立在杂草中间。谷苗没有结穗，绿秆直杵杵地傻挺着，几只蚂蚱骑在绿秆上。韩成贵将蚂蚱摘下来，摔在地上用脚板碾碎。脚下发出湿渍渍的声音。再瞅谷禾，他满脸是孩子般的天真神情。如果这块地还在他手里，成片的谷禾一定像麦田一样荡漾金波。那时的谷穗会又大又重，籽粒饱满。他的大掌抖抖地抚摸着谷禾，眼睛忽然一亮。这株谷禾勾起了他一个很怪的想法，他将手指深深地抠进谷禾的根部，抠到底层，干裂的地皮就有潮乎乎的水气了。

他用手挖出了谷禾，双手捧着这株谷禾摇摇摆摆地回来了。

进了家门儿，韩成贵吩咐媳妇找人卸货，独自将谷禾和那团泥土捧回屋里。母亲正举着瓢子给窗台那盆君子兰浇水。他知道这盆是君子兰是陈金月表兄送给她的，瞅见这盆花他就想起那个油滑烦人的侯大肚子。他将谷禾放在板柜上，气势势地走到窗前，将绿幽幽的君子兰拔掉了。母亲惊愕地看着儿子，头上的大纂儿都在颤索。韩成贵将花盆里的湿土抠出来，转眼就能闻到春种施肥的酸臭味。他像种庄稼一样，施了底粪，撒上细土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那株谷苗移栽进花盆。母亲横头悻脸地嘟哝，真败兴，败兴！这么好的花儿咋就拔了呢？瞧你媳妇回来咋跟你闹！韩成贵埋头往花盆里撒土，母亲任母亲的唠叨在耳里飘进飘出。母亲拾起撕碎的君子兰，蹶蹶地走了，还自顾自说话，罪孽，真格儿罪孽未清哟……韩成贵蹲在地上，拿一根铁丝在花盆的土里划着，划出方方块块的坨田。地好阔呀，无边无边看不到尽头。四下里没有任何声音，日头彻底落下去了，屋里像老烟叶一般暗黄。他不错眼珠儿地盯着谷禾，那里好像藏着想不透的故事，让他神往。深深地凝滞里，他听到荒地里的风泣泣诉诉地拂来。没有人能够听见他心里的悲鸣，更没有人能够看见韩成贵脸上那咸咸的眼泪。\$ 村人们计划灭蝗时，乡里租来了喷药飞机统一灭蝗，飞机像个红蜻蜓飞在韩家庄上空。有些种粮大户还是从韩成贵的铺子买走了灭蝗灵。韩成贵听着街上的锣声，锣声里还有男人女人的呼唤，灭蝗喽——大家都去灭蝗喽。村里村外的麻雀被惊得东飞西撞。夜里还有红红的灯笼，挂满村巷的枝枝杈杈。蝗虫奔红灯笼而来，撞在灯笼的玻璃罩上，被孩子大人捉住，撒进油盐一炸，成了村人的一道菜。村人灭蝗的日子里，韩成贵又去那片荒地看了看，瞅见死了一片蝗虫，蝗虫并不怎么可怕。他看见一只野兔在草丛里悠然地卧着，睡得安闲舒适。他没去动它，因为他感到地皮涌上来的热气烫着自己的脸。

成贵，你个 样的，跑这荡啥野魂？

韩成贵一扭头，瞅见大脚爷牵牛走过来。他憨憨地问，大脚爷，又上山开田？

大脚爷和牛从从容容地走着。那张脸像一条穷人的钱褡，干瘪又皱巴。他戴一顶发黄的麦秸帽子，帽沿透出一圈油渍和汗渍，嘴叼烟袋极有滋味地吸溜啞吧。老人最有特点的还是那双大脚，老人要穿 45 号的鞋，与他矮小枯瘦的身材很不和谐。韩成贵敬重大脚爷，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在乡政府做

土地管理员的孙女，而是因为老人是他父亲的哥们儿。大脚爷和他父亲一样，都是出席县的劳模。当年老哥俩一同为村人开荒，圆了几代人的土地梦。大脚爷当时是他父亲的助手，他父亲韩宝臣才是响当当的劳模。大脚爷记得，那是瓜菜代的前两年，他们学愚公，发誓铲平村南的那座土山，干到半截子，人们累稀了，胆怯了。恰恰这个时候，韩成贵呱呱坠地了。父亲韩宝臣举着小成贵来到工地，对众人喊，这是俺的儿子，儿子！俺们造田，是为他们，懂吗？然后他亲着儿子的小鸡鸡，慢慢把眼睛闭上，人们轮流着抱一抱小成贵，他们感受到了孩子落地的种种冥冥之音。两个月的功夫，那座土山就被垫进山沟子，变成眼下的耕地。这几年，炒卖的就是这些耕地。起初，韩成贵也是参与卖地的。

村人意见纷纷的时候，村支书万太平首先来说服韩成贵。万支书兴奋地告诉他，往后城乡一体化了，卖了地，咱村就富了，咱们就都成工人了。后来他们没富，被狂热的愿望欺骗了。

村人胆子大了，心飘了，就像浮在云彩里扭秧歌，空欢喜一场。韩成贵对这种颇为难堪的尴尬局面始料不及。村里似乎有一个没被惊扰的人，那便是大脚爷。老人对村里的事不恼不怒，整日牵着老牛背着土筐往北山上背土。韩成贵没有过分看重重大脚爷的劳动。老人将村西土山上的泥土背到村北的石山上，雨水季节，那些泥土又都被冲下来了，又在石山脚下堆积了一个新的土山，就像大脚爷的那双难看的大脚。他想给大脚爷出一些主意，大脚爷憨憨一笑，依旧我行我素。

大脚爷，今年雨水稀，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，你就做瞎活儿吧！韩成贵提醒说。

大脚爷笑笑，老人笑起来很难看。他岔开话头，成贵，你娘身子骨好吧？

韩成贵点点头，用脚踢了一下乱草。

老牛伸直了脖子吆喝了两声，韩成贵目送着老人和牛走远，很沉地吸了口气。路上有几辆汽车驶过，腾起的烟尘，逼迫韩成贵扭回头。烟尘和声音消失的时候，眼前空旷的荒地哐当一声敲击在他的心上，心头涩涩地空落，不知怎么鼻子就酸了。

韩成贵没有回自家的杂货铺，而是直接奔了万支书家。万支书家住着两层小楼。楼体镶着红瓷砖，沐浴的阳光里显得很富贵，隐隐的像一块腌腌的暗红玉石。万支书没有在家，媳妇说他到田里指挥灭蝗去了。韩成贵却意外地见到了大脚爷的孙女吕淑红。吕淑红刚从县职校毕业，被乡政府招聘了干部，是土地管理员。韩成贵觉得她长得越来越像他的姐姐了，她姐姐吕淑梅也是鹅卵脸，眼睛不大，但眼神儿的气韵逼人。她穿着素淡的浅蓝裙子，恬静而秀媚。她知道眼前这个小伙子曾是姐姐深恋过的人。韩成贵与姐姐吕淑梅从小一起长大，一桌上学。吕淑红瞅着韩成贵这张方脸膛，犹如一尊冷硬的石刻。无论凭长相，还是看能力，韩成贵在村里都算不上优秀的，姐姐为什么喜欢他呢？她又点点滴滴打量了他一遍。

韩成贵问，淑红，在乡里做事啦？

吕淑红说，打杂儿的，不比你这老板！

韩成贵满脸是困倦迷惑的神气，愣了愣问，淑红，听说你在乡里管土地，俺有个事儿问问你，咋样？

成贵大哥，说吧。吕淑红说。

韩成贵浑身猛然变热了，讷讷道，淑红妹子，话说出去不怕你笑话，俺……俺想种地。

吕淑红和支书媳妇逗乐了。吕淑红说，听说你家的小卖部挺红火，金月嫂子又漂亮又能干，咋着又想种地？种地多累呀？

韩成贵苦着脸说，唉，个人知道个人吧。做小买卖纯属逼上梁山，这个铺子是萤火虫的屁股，没多大亮儿。俺天生就是玩锄头的命，站在地垄里俺才觉得踏实、舒坦……

吕淑红的眼睛一忽一闪的，有些感动。成贵哥，你的心情俺懂。可咱乡咱村，是耕地的危机地带，县上都挂了号的。全国的问题也很严重哩。过去，俺们常听人说中国地大物博，可按人均计算，咱地不能算大，物也不能称博啦！特别是这几年，乱开发，乱占耕地，乱炒地皮，还有农村宅基地严重超标……

韩成贵肋骨里蓄满了恶气，愤愤地骂，俺他妈不懂啥大道理，只知道没地不打粮食。人都吃五谷杂粮！你说咱村，过去是售粮大村，眼下可好，吃洋鬼子的进口粮，吃水果吃西瓜还要从城里批发！这丢人不丢人？

吕淑红先是为韩成贵的话感到震惊，继而叹了口气，眼睛红了，俺爷也是这个腔调。他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往北山上背土。成贵哥，俺这次回村，找万支书，就是商量耕地的事儿，上级领导挺重视的！

韩成贵眼亮了，问，有啥新精神？

吕淑红有些心焦地说，眼下是调查，会下来新政策的，你会有地种的！

韩成贵搓了搓鼻子，好像鼻子在发痒。他想了想问，你可别胡弄俺，你一竿子别支远喽，俺立马想种田。淑红，你是乡里的干部，跟万支书说说，俺家那片承包田一直荒着，俺想种上大秋庄稼！

吕淑红惊讶地问，这地不归村里了，听乡开发区刘主任说，卖给韩国金老板了。金老板能听你的？

韩成贵说，先种上，荒着多可惜。他金老板啥时用，俺再腾出来！淑红，看在你姐的面上，给哥说说情！

吕淑红笑笑，别把俺姐扯进去，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！你别自做多情！再说，俺没那么大权力！

韩成贵笑了，笑得很僵硬。

韩成贵回到家里的时候已是夜幕四合。他透过窗玻璃看见母亲端上两碟菜，一盘油榨蚂蚱，一盘腌酸菜。儿子韩小勇趴在灯下写作业。小勇今年小学毕业考初中，他母亲就等小勇考上县一中，就可以在城里买房，搬进城里了。韩成贵心里很复杂，他既是望子成龙，又不想全家一古脑进城。一家人赖在县城里是很难活的。他坐上炕就闷头吃饭，吃完饭他要到村口小卖铺替回妻子陈金月。他努力嚼着蚂蚱，像嚼猪耳朵似的咯吱咯吱响。他想人就是要给自己鼓气，晚上他还要去找方支书。他正吃着，母亲告诉他媳妇金月到处找那盆君子兰，说找不到就将花盆里的谷子撕碎。韩成贵耸起弓一样的眉毛吼，她敢？给她仨胆子！跟她明说，俺讨厌那盆君子兰。母亲锥起眼睛盯他，韩成贵在母亲含怨的视线里草草吃完了饭。他对母亲说想种地，母亲枯着一头白发，伤感地说，还是种地好，种庄稼牢抓实靠哩，这小买卖做着叫娘心里不踏实。可哪有地呀？韩成贵说，俺有办法，就怕金月不同意。她回来，你劝劝她！他说话时脸上有了豪气，表明他有一番更大的作为已经运筹好了。刚才在万支书家，他从吕淑红嘴里讨了底：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里

是重灾户，韩国金老板不会很快筹集资金上马的。他想找一找金老板，将那片地暂时租种，租种的时候他腾出手来开发荒山。母亲喘一喘浊气，定定心说，你呀，跟你爹一个样。用着你娘做啥？韩成贵眼底溢出真纯的东西，娘，借俺点钱，请那个金老板吃饭。母亲的老脸笑成菊花，俺就知道你有事。你要多少？韩成贵伸出个巴掌，500 块！请这号人，钱少了拿不出手哇！母亲转身到里屋去了。韩成贵知道家里积攒的那点血汗钱，都被媳妇手拿把掐攥着，他不仅一个子抠不出来，反倒会惹一肚子气。他只有向母亲求救，望着母亲的背影，他心里很难过。母亲手里这点钱都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。他勾着脖子吸烟，狠吸一口，两肋内缩，丝丝缕缕吸进丹田里。

转天上午，太阳很毒。韩成贵将花盆里的谷子浇了水，就去找万支书。万支书打电话约上乡开发区刘主任，他就搭上万支书的伏尔加汽车去了县城金苹果大酒店。城里的太阳也很毒，没有风，没有云，韩成贵听见后脑勺上的太阳滋滋响着。走进豪华的酒店，冷风扑面而来，韩成贵额头上的汗不用擦，转眼就干了。他怯怯地张望着，咕哝道，万支书，俺就带了 500 块钱，这地方，能够吗？万支书有 50 多岁，大鼻子大脸，周周正正的，一副忠厚老成的样子。村里的许多地都是经他手卖出去的，他不愿在公开场合乱表态。他见韩成贵的样子好笑，就宽心说，成贵，咱庄稼人穷，再穷也不能在老外面前丢份儿。你出 500 块，剩下的俺兜着。韩成贵袖着手一笑，哪能让你出钱？给俺办事儿，你能来就让俺感激不尽啦。他从万支书眼神里看出是向着自己的。他多次找万支书要地，万支书也找不出个万全之策，眼见着日子就耗尽了。他说不清弄到土地后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总之地不能荒着，看见洒过自己汗水的土地荒着，他的精神就极度失衡。万支书说，成贵，这几年做买卖，你还能吃地里的苦吗？韩成贵唏溜唏溜地笑了，你瞅俺是买卖人吗？再干下去，恐怕连媳妇都搭进去了。

万支书说，听说你媳妇金月不愿回村了，想在城里买楼房，真的吗？韩成贵摇摇脑袋说，别听娘们家碎嘴贱舌瞎白话，没权没势进城还不饿死俩仨的？万支书说，金月不是有个在城里做大款的表兄吗？你们有好亲戚哩。韩成贵恼成一张猴腩脸说，别跟俺提他，俺不认那混帐亲戚！万支书愣了愣，抿嘴笑着，那眼神好像在说，别让那个表兄给你戴一顶绿帽子。韩成贵焦急地看看表，说开发区刘主任和吕淑红为什么还不到？万支书告诉他，刘主任那小伙子正跟淑红谈恋爱呢，人家进城还不得逛逛商店？韩成贵恍然大悟，意味深长地笑了。他盯着窗外，街上人流如涌，也闹不清从哪冒出这么多人来。瞧一个个美的不知姓啥，断了粮食，饿上几天就得趴架。

日错午的时候，吕淑红、刘主任和韩国金老板一同赶来。金老板提出吃西餐，万支书就招呼众人换了一个雅间。韩成贵跟金老板握握手，金老板细细打量着韩成贵，笑笑说，如果我不能把地让你租种，是不是就不请我吃饭啦？韩成贵心头一紧，大大方方地笑道，人见面是缘分，买卖不成还仁义在嘛！金老板脸色松活了，哈哈大笑。吃饭敬酒的时候，金老板果然在租地问题上没有让步，韩成贵隐约感觉到不妙，仿佛看到荒地上有人刻下一道道残忍而可怕的痕迹，使他的脸色变得阴郁而苍老。

吕淑红说，瞧你，打起精神来，别一副荒年歉收的模样！金老板不会不给面子的！

韩成贵心里有什么东西揪着，讷讷道，大家别误会，不是俺韩成贵非要租种这块地！你们要是立马盖了房子建了厂，俺也就死心了，也就不这么

折腾啦！

金老板打熬不住了，说，韩先生，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厚道人，吃苦，耐劳，不过，我们公司九月初就要上设备，是怕你受损失啊！

韩成贵倔倔地说，不对，你是怕俺讹你们钱！怕俺胡搅蛮缠！你看错了人，俺韩成贵不会的，俺向你们保证，你们随便建厂，就是颗粒无收，俺韩成贵认啦！可以立个字据！

刘主任说，金老板，给个面子吧！

万支书说，金老板，成贵说话是算数的！

俺拿人格担保！韩成贵咬咬牙说。

金老板的小眼睛灵活地转了转，仰脸笑了，人格？哈哈……别怪我嘴损，这几年跟你们中国农民打交道不少，坑我骗我还少吗？这年头，你们还有人格吗？我可不敢信你们！

屋里死静死静，空气好像凝固了。

万支书和吕淑红脸色很难看。吕淑红涨红着脸正要说什么，这时，韩成贵嗖地站起身，晃晃地走近金老板，眼睛红得要滴血，鄙视的目光，像闪电一样击中了金老板的敏感部位。

他抓起一把西餐刀子，瞅冷子往自己粗壮的胳膊连拉三刀，血簌簌地淌落在白酒杯里，手抖抖地端起酒杯，颤声道，金老板，俺们中国农民没有人格，可俺们的血，还他妈是血吗？你狗日的说！

金老板吓呆了，连连闪着身子，讷讷道，是，是血！别这样，别……

韩成贵将那杯血酒一饮而尽。他红着眼睛，静静心说，金先生，你啥时用地，就铲了庄稼，俺韩成贵不眨一下眼！

金老板说，你是条汉子！地，你先种着……

韩成贵的胳膊在流血，吕淑红抓起手绢就给他扎了起来，金老板和万支书啥时离开的他都不知道。刘主任让吕淑红陪韩成贵到医院包扎伤口，自己钻进汽车先走了。韩成贵踉踉跄跄地追出去，问刘主任是不是可以种那块地了，刘主任没搭理他走了。吕淑红笑说，你就放心落胆地种吧。韩成贵转过身，背对着饭店，脸朝着太阳，脸上的每道皱纹都绽得饱满，讷讷道，俺有地种了，有地种了……眼睛里涌满了泪。吕淑红鼻子酸酸的，扶住他受伤的胳膊说，走吧，快到医院去，大热天会感染的。韩成贵愣了愣问，淑红，你是乡里的干部，咋不跟大刘走？吕淑红说，大刘跟你一起长大，可他没血性。从今儿起，我真得对你刮目相看，俺敬佩有血性的男人。当初俺姐没看错人！韩成贵撇撇嘴，喉咙呜呜响着，夸俺呢还是损俺？不是那块地，俺有捅胳膊的瘾啊？吕淑红笑了，笑得意味很复杂，她知道土地在他心里的分量。她与韩成贵走在县城的大街上，忽然生出一个想法，说，成贵哥，种那块地，真是吉凶未卜，俺看呐，你就开荒吧，像俺爷俺姐。韩成贵点点头，说，俺会开荒的，不过，远水难解近渴，再说，俺容不得好地荒着……吕淑红说，你得帮帮俺，上级重视保护耕地，从已利用土地中挖掘再利用土地之源。比如清理空心村，乡长让各村出一个土地员，韩家庄俺可就选你啦！韩成贵听说清理空心村，他说不清这种意义是什么，却被它所激动。跟吕淑红在一起，他时常感到一种跟土地沾边的激情。城里的空气缓慢而浮躁，高楼的影子慢慢倾斜。他深深感到，城市的日子将他挤到外边了。\$

傍晚，韩成贵回到村里，像个从战场退下来的伤员，胳膊被一条白布兜着。吕淑红直接回了乡政府，让他先到老街上看看。村民的新宅正向村外

延伸，老街确实没有多少人家了，晚炊的饭香也没有，场院里是幽暗的，有的门楼已经歪斜，老屋也已老迈。那年大雨，雨水像帘幕一样从檐前垂下，汇入汨汨流淌的路沟。沉闷混浊的轰轰声，传到村子外围的新房里，扣人心魄。他们知道年久失修的老屋倒塌了，村人并没有怎样的惊慌，他们将倒塌的废墟清理掉，然后再用土墙围起来，算是为子孙占下了宅基地。韩成贵走进自家老宅，屋里很暗，他在屋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眼睛才适应了黑暗。蛛网罩住了他的脸，他也没动。邻居老赵家的养鸡场传来赶鸡上架的响声，他听了一阵儿，鸡鸣就停止了，场院里很安静。他忽然觉得自己疲惫身乏，这时候睡一觉也许很好。他从这座老宅里长大，熟悉这里的气味，平时他很少来这里，听吕淑红说清理空心村了，他却觉得揪心揪肝地沉重，连麻雀梦游般的叫声，都丝丝缕缕地牵动他的神经。他喉咙一痒，猛猛地咳嗽一声。墙那头的养鸡专业户赵狗剩喊，喂，是成贵吗？

狗剩，还没回去呀？韩成贵从黑屋里探出脑袋。

狗剩说，贵哥，小卖铺生意咋样？

韩成贵叹口气说，凑合吧！不过，俺那营生做到头啦，村口的房主老齐要收房子啦！

下一步想做个啥？跟俺养鸡吧！

韩成贵说，俺要种田喽！

狗剩甩过一支烟，将黑乎乎的脑袋探过墙头，问，贵哥，哪儿有地呀？听说搞大棚菜可赚钱哩！你弄到地啦？

韩成贵勾腰拾起烟，夹在耳朵上，说，狗剩，跟你说个小道消息，乡里要清理空心村了，说不定没几天，你这鸡场也得挪挪窝儿啦！

狗剩瞪圆了眼问，贵哥，啥叫空心村？

韩成贵大声道，傻兄弟，咱这儿就是空心村啊！老宅没人住，闲着，不就成了空心儿了吗？

狗剩咬咬牙，骂，俺不搬！这是俺家祖宅！谁让俺搬，俺就跟他玩命！

韩成贵说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到时候一道令下来，由不得你啦！

狗剩心口窝上一股气，骂骂咧咧地缩回脑袋。韩成贵脚杆子颤颤的，他知道乡亲们不答应。本来他也是想不通的，不知怎的，被吕淑红的巧嘴一说，自己就一通百通了。可是，娘能依？他马上想起后院的祠堂。他像梦游似地走到后院里来了。祠堂以一个永久的姿态伫立着，韩成贵掀开破旧的木板门，映入眼底的是黑洞。他一点一点地挪着脚，用手摸到了石碑，然后也摸到了挂在墙上的那架木犁。他心腔一热，喊了声，爹哩！便湿了眼眶。

二十三年前的冬天，爹死时的场面永远楔进韩成贵的记忆里了。人们送了不少花圈和挽帐，整整排了一条街，连跟爹一起开过荒的几个邻村也送来了花圈。大脚爷说韩老哥的排场在韩家庄历史上还真没有过。凭啥？还不是因韩老哥是开荒的英雄？爹是累死的，他在开发村头荒土塬的大会战中累得吐了血。爹死时说了一句话，咱老韩家是韩家庄的大户，是韩家祖先第一拨到这儿安营扎寨的。先人背着一架木犁，揣着一袋谷种，跪在土塬上拜地神，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地，咱老韩家累死几口子还不值吗？韩成贵睁大眼睛定定地望着爹那张土色的老脸起灰了。成贵家没有啥值钱的东西陪葬，本家三叔就拎来这架木犁，装进爹的棺材里。大脚爷看见就恼了，流着老泪，半天吭不出一句整话，这叫啥说道？人都死了，还……不让老哥歇歇？韩成贵弯腰从爹的棺材里拽出木犁，扔出老远，面颊抽搐不止，哧地跪在棺木前，

泪如泉涌，爹，安生歇歇吧！顿时又勾起一片哭声。后来，大脚爷和村人为爹造了这座祠堂。这架祖传木犁就挂在祠堂的墙壁上。娘说木犁是避邪的，发大水，闹地震，这座老宅都安然无恙。韩成贵的大掌摸到麻麻瘩瘩的犁把，使劲一捏，掉一层碎末，仿佛就要灰散。他怯怯地缩回手，良久静伫，仿佛觉得木犁有了声息，那声息震得他心跳。一道光闪过，照亮了眼前的木犁。强光是那么刺眼，那么怪异，仿佛随时要将他穿透似的。韩成贵定定神儿，缓缓将这架木犁摘下来，一步一颤地扛回了新宅……

韩成贵扛着木犁进了家门，又腿沉沉的。母亲气得老脸白，问，你胡折腾个啥？木犁好好放在祠堂里。韩成贵没吭，又将木犁规规矩矩地挂在墙上，说，娘，老宅要拆啦！娘浑身打了个哆嗦，颤着声问，谁敢拆老宅？那有你爹的祠堂。就是全村都拆光喽，也不会动咱家老宅。韩成贵说，清理空心村，拆房，腾出地来种田！娘皱起了眉毛说，尽是稀罕事儿，村里能种田？种了，人吃马蹠也会糟塌光的。韩成贵摇头咂嘴地叹息，咱村过去是售粮大户，眼下可好，水果蔬菜到城里买，吃粮吃起进口粮。洋人的粮食就那么好吃啊？为啥？还不是咱们没地种啊！娘听了反添了心酸，喃喃道，唉，你爹他们开的粮田都叫那些败家子卖光了，你瞅着，早晚遭报应，碰上灾年，还赶不上瓜菜代那阵儿呢。娘的目光从墙上的木犁移到韩成贵的胳膊上，问，成贵，你的胳膊咋弄的？韩成贵笑笑，娘，没事儿，破了点皮。他说着将白布条子摘下来。他静了一会儿问，金月和小勇呢？娘颤颤地说，她们娘俩去村口小卖部啦！金月说老齐要收房子啦！这个老齐，准是犯了红眼病，瞅着咱们挣钱了，他自己想开……韩成贵大咧咧地说，他老齐不收房，俺也不想干了。咱有啥本事吃啥饭，不怨不攀！

娘，咱有地种了，有地种了……娘那双疲倦的老脸闪出火热来，笑问，那块地说下来啦？韩成贵知道娘巴不得他在田里干出个景儿来。他点点头说，娘，俺不用在外面荡野魂啦！

这一天上午，韩成贵开着小四轮拖拉机来到地头。他老远就看见那幢蓝玻璃幕的高楼，光线照过来，烫着韩成贵的脸。他将那件白布衫敞开，仿佛是接纳这片土地。田垅里杂草深深，积着黄汤似的雨水，一脚踏去，黄泥四溅，发出扑唧唧的声音，吓飞了草窠里的灰头雀。韩成贵的小四轮挂了一排铁犁，他将车开进去身后甩出一排排湿漉漉的新土。他闻到湿土的气味了，他吸溜一声鼻子，他是在这种味道里长大的，还要在这个味道里过日子。他从没理会四十岁的时候会有别的日子等着。居然跑了几年小买卖，城里人情淡薄，还是脚下的土地淳朴，他眼里忽地飘起泪花。尽管是别人的土地，撒上种子照样会起苗。起初，陈金月跟他一亲，结婚就奔庄稼地做活。这几年，女人变了。这几天，村口小卖点剩货都被金月处理了，她的表兄大侯帮她在城里租了门面，说是开洗头房。韩成贵一听就炸了，说你真他妈贱，为城里人摆弄脑袋？陈金月听说他要种田也炸了，骂，你真他妈窝囊，土里刨食的活还没干够哇？再说，种子和肥撒下去，能不能变成自己的粮食还两说呢。韩成贵骂，俺种田，有种准有收。这是凭力气吃饭，洗头房是啥？洗头是假，卖×是真！陈金月一脸轻蔑，吼，别充大尾巴狼！表兄给俺雇了东北小姐，卖×也是人家卖！俺赚的是钱！韩成贵与媳妇三说两说就崩了，弄得母亲左右为难两头劝。小两口一锅抡马勺这么多年，如今尿不到一壶里去了，谁也无法改变谁。韩成贵铁了心，率先将做买卖赚的五万块钱支出一万五，买了棉种、玉米种和谷种，还有化肥。娘想儿子心情近，蒸了一只面鸡，抹上红

红的灶糖，供在土地爷像前，保佑儿子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。

傍晚午的时候，韩成贵跳下四轮车，闪到楼荫下撒尿。一抬头，他蓦然看见一辆夏利出租车停在地头，女人陈金月气呼呼地走过来。两条白白的长腿在草丛踏动着，红色的皮凉鞋狠狠地将嫩草碾碎。瞅见女人阴眉沉脸的模样，韩成贵背脊热热地淌下一注汗来。陈金月站在他面前，将胸中的错杂理出些头尾，说，韩成贵，你还让俺们活吗？韩成贵系好裤子说，俺这是让你们活得更好！嫌种地丢人？你不想想，自己的脑袋刚几天不顶高粱花子啦？陈金月摆了摆手说，你种地光荣，俺不跟你争。俺嫁给你那天就是个种地的！俺认命！可你不该瞒着俺，把存折上的钱支走！那是城里买房的钱！俺苦苦累为个啥？还不是为了儿子小勇！韩成贵大声说，金月，俺只支了一点钱，把地种上，等秋收了，俺卖粮堵上这笔钱！不成吗？陈金月锥起眼睛盯他，恨恨地说，你蠢不蠢啊？开发区刘主任都跟俺讲了，这地是你租种的，人家韩国老板没等你收秋就上设备了，到时候，你哭都哭不来呢！这种子、化肥和汗水白打水漂吧！俺不让你种！韩成贵被噎得说不出一句整话来，拉磨驴一样在地上转圈。

过了一会，他说，金月，这么些年了，你真不懂俺的心哩！俺铁了心干，种的一块押宝田！这宝押上了，收就收了，损就损了，俺这心里也就认啦！陈金月心跳得厉害，身子也晃得厉害，哭了腔说，你傻不傻呀！傻柱子还仁心眼呢！你咋就非要克剥死咱一家不成？种下苍耳收蒺藜，收蒺藜哩！哼，轮到你呀，吃屁都赶不上个热乎的！韩成贵梗着脖子，倔倔地说，金月，既然咱俩说不到一处，那就你干你的，俺不管了，俺干俺的，你也别管俺！陈金月嗓子眼紧巴，凑近他的脸骂，韩成贵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！跟了你小子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啦！不让俺管你，俺是你老婆，俺就管到底！走，把四轮车开回去！韩成贵骂，给你脸啦？俺是你磨道上的驴？听你叫唤？陈金月大骂，你小子有种，再敢犁？韩成贵晃晃悠悠地扑向小四轮车，赌气地发动起来，哗哗地翻出一片黑土。陈金月一阵恶血撞头，疯疯地朝小四轮车扑过去，撒泼地横在车轮前。韩成贵狠狠地刹住小四轮。陈金月不顾一切地扑上来，抓烂了他的白衬衫，挠破了他的脸。韩成贵跳下车恼怒地扑过去，与女人抱成一团，在新翻过的湿土上厮打着。他们滚动得，像石碾碾在麦秸上。湿土在阳光里膨胀，散发着醉人气息的清香。

出租汽车司机赶来，将韩成贵和陈金月拉开。陈金月啜泣着说，俺跟你离婚！你牲畜不如！然后就扑扑跌跌走了。

韩成贵呆呆地坐在地上，不说话。红色出租车从地头消失的时候，他狠狠地用巴掌拍了拍泥土，然后四仰八叉地躺在新土上，瞪眼望天……

吕淑红和姐姐吕淑梅赶到，几乎认不出韩成贵来了。韩成贵坐直了身子，憨憨地咧嘴。

她们看到他的花脸，也发现他肿大了的双腮。没等吕淑红张嘴，韩成贵就跟她们诉了委屈。

吕淑红格格笑着，只是吕淑梅默默无语。吕淑梅扭脸看荒地，那双好看的细眼睛无着无落地寻着什么，很沉地叹了口气。她与韩成贵才是天生一对，他们从小在野地里打猪草，说到一起笑到一块。成贵二十岁那年，大脚爷跟成贵爹提亲，成贵爹欣然答应，这叫爱好结亲呵。

淑梅与成贵口头订亲，后来出现的变故纯属偶然。韩家庄邻村是马台庄，马台庄与韩家庄自古以来有山头土地之争。为了村西一座荒山和一片坡

地，村支书带德高望重的成贵爹去找马台庄老支书陈老祥，陈老祥与成贵爹很投脾气，经常到成贵家喝酒，喜欢上英俊憨厚的韩成贵，主动提出将自己三女儿陈金月嫁给韩成贵。成贵爹迟疑一下，陈老祥以荒山和坡地相威胁，逼成贵爹就犯。成贵爹见陈老祥将水灵俊气的陈金月领上门，就去跟大脚爷商量。大脚爷含着老泪说，那就依了陈老祥吧！咱韩家庄本来就人多地少，一桩亲事能换回那座山和几百亩坡地，值啊！只是委屈孩子们啦！后来韩成贵不愿意，被爹狠狠训了几天。爹还带成贵到山上地里走了走。韩成贵与陈金月成亲的那天晚上，韩成贵被吕淑红叫到村外骂了一顿。

吕淑红骂他是没骨头的货，顶不住一片天。韩成贵蹲在老树根下流泪，说对不起淑梅。吕淑梅昂着脑袋说，你没有对不住俺，俺压根儿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俺有对象了。后来韩成贵知道吕淑梅嫁给了本村的马六子。马六子鬼头嘴巧，婚后赌钱偷盗，被公安局抓去蹲了大狱。

吕淑梅跟马六子离了婚，将小女儿带到娘家。韩成贵的梦里时常出现吕淑梅。她不像金月娇模娇样，却是勤劳温顺的女人。此时，韩成贵的心是破碎的，他撑地的大掌在湿地上揉着，将一颗破碎的心全揉进地里去。他发现吕淑梅盯着他，盯得他怪不好意思，脸红红的搔了搔头。吕淑红将地上的韩成贵拽了起来。韩成贵擽擽脸上的土问，你们咋到这儿来啦？

吕淑红说，俺找你有事儿，俺姐找你也有事儿。

韩成贵心里很美气，嘴上却说，找俺有事儿？你们姐俩找俺，说明俺不是个废物？

吕淑红笑道，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遛。韩成贵，你死心踏地种田，俺回家跟俺姐一说，俺姐想把她山坡那点地，让给你种！

韩成贵蠕动一下嘴角，想笑出威武不屈来，但只笑出一些苦意，说，淑梅，你这么信得过俺，俺说啥得弄出个样儿来！别的你别管，就等收粮食吧。啊，以后你干啥呢？

吕淑梅有一些笑意铺在脸上，说，俺有别的活了，淑红让俺到乡敬老院……

韩成贵急切地问，去敬老院伺候那些老头老太太？俺说淑红啊，你真狠心，你姐是那种伺候人的人吗？

吕淑红说，你不让俺姐伺候人，她咋办？那里认识人多，说不定能找个称心的人家。

韩成贵不吭声了，扭皱着脸。

吕淑红翻他一眼说，成贵哥，其实，你跟俺姐才是天撮地合的一对儿。瞧你跟金月嫂子，打打闹闹的，实在过不下去，就干脆离了，你和俺姐……

吕淑梅红着脸，点点滴滴看他一眼。

吕淑红说，不晚，日子还长呢。

吕淑梅讷讷道，淑红，别……哪有劝人离婚的？

吕淑红瞟着他，鼻子哼了一声，成贵呀成贵，这个机会你还抓不住，往后就没人管你的事儿啦！

韩成贵嘟囔，哪有这么容易啊！世上没有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……

吕淑红说，不提这事儿啦。成贵，乡长和万支书都同意你当咱村土地员。清理空心村的事你得跟俺张罗……

韩成贵问，啥时动手？

这几天啦，先做思想工作。吕淑红说。

容俺几天，让俺把地种上。韩成贵说。

如果不是乡亲们帮忙，韩成贵是不能在三五天内将这片地深翻播种的。他将这块地分成三块：晚玉米、棉花和晚谷子。撒种的时候，妻子陈金月带着孩子去了城里，吕淑梅始终陪着，每到中午时就送来热腾腾的饭菜。韩成贵发现淑梅将饭菜放下之后，又独自去了山上。

她又将另一盒饭菜送到背土造田的大脚爷那里。韩成贵想象大脚爷的样子，对淑梅说，等种完地，他要到山上看望大脚爷。他目送着淑梅的身影远去，溶入苍茫的大山里，觉得这里阔大深远，藏着无穷奥秘。做活的乡亲们从他亮亮的眼神里看出点什么，他们说一些荤笑话，说得他浑身上下都来精神。笑毕，乡亲们不由为韩成贵捏着一把汗。人们压低声音问，成贵，能收吗？韩国老板不会跟你玩鬼把戏吧？韩成贵淡淡一笑，说把心放肚里吧，这是咱的地盘儿。他嘴上这样说，想起酒桌上喝血酒的情景，仍然感到一阵揪心。他想，有时候人在受欺侮时要忍着，有时候就该他妈硬气一回。世界就是这样，种即收，收即种，无所谓失得。也许，这就够了。他敞开衣襟，神气气地站在地垅里，看到昔日的荒园变得热闹而奢侈。

母亲坐在花盆前发呆。韩成贵走到老人身后，看见青青的谷禾刚被老人浇过水。他身体像散了架一样，陪母亲坐着。自从金月把孩子带走，老人没有睡过一夜好觉。小勇告诉她，娘与爹在田里打了架，娘要跟爹离婚。老人顿觉慌口慌心，中了邪似的很少说话。她觉得儿子是对的，种地的日子才过得牢稳，贱种才疯奔野跑呢。娘身子僵了样地往韩成贵身边移了移，咂咂舌尖说，贵呵，地种完了，寻个空儿把她们娘俩接回家来。韩成贵说，娘，你不知道这里的深浅，金月不会回来的，由她去吧。娘吸溜一声鼻子说，那就把小勇接回来。她开洗头房，能把孩子带好吗？韩成贵说，小勇是咱韩家骨肉，就是离，俺也把小勇留住。娘啜啜地哭了，怕到那时就依不得你啦。韩成贵长叹一声，让娘觉出日子的难处。娘扭身走了。

韩成贵粗粗喘着，用毛巾擦脸上和肩膀上的汗，然后将毛巾一拧，咸水一滴滴落进花盆的泥土里。谷禾有两拃乍高了，六片叶，有点像一株扬花吐穗前的麦苗，他定定地瞧着，便想起记忆里一片繁茂的谷地。谷地的模样像一块大煎饼。他在谷地里奔跑，怎么也跑不出这块煎饼。终于跑到地头，远远看见小村上空的炊烟，还有他家老宅的红瓦顶。月牙的光亮洒进来了，沐浴着这株谷禾，他蓦地发现，月牙洒进来的不是光，是泪滴。

韩成贵守候着谷禾睡着了。\$

清理空心村的这一天，无疑将存入韩家庄每个人的记忆。韩成贵天不明就听见村委会的喇叭喊上了，让各家各户搬走老宅里的东西。他洗了手脸，就到母亲屋里喊娘，却发现娘不见了。他知道娘对老宅的依恋，娘心里装着爹的石碑和祠堂。他将吕淑红领进家，反反复复地劝娘。娘呆坐着，没有表态，他估摸着劝到老娘心里去了。现在娘去哪儿了？躲了，还是去了老宅？韩成贵赶到老宅时，发现娘在爹的祠堂烧最后一炷香。娘的白发和树木、老屋洇染成混沌的轮廓。他等娘回过脸来，就又叮嘱一句，娘，你儿也是土地员了，今儿个你老人家可得帮俺哩！俺爹也盯着咱哩。娘无数皱褶的老脸一动不动。韩成贵心里悬着，见到满院子的乡亲也不知说啥好。三叔把他叫到墙根，狠狠熊了他一顿。他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，他十分珍视脚下的实际。他猛抬头，瞅见三叔的圆脸抹成了阴阴的长脸，再瞅乡亲们，一个个是雷公似的一脸怒容。

万支书和村长陪着吕淑红赶来。吕淑红脚步快捷地走到街心，那张圆脸显得圣洁生动。

昨天下午，吕淑红就让人将自己家的老宅拆了。大脚爷没回来，老人似乎忘记了老宅，依然五迷呵眼地往山上背土。万支书挺服气吕淑红，就将吕淑红往前台推。他说了说清理空心村的必要性，就让吕淑红讲讲大道理。吕淑红知道跟百姓讲大道理是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还是硬着头皮讲了，她红着脸嚷，这大道理不讲还是不行，珍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，是我们的基本国策，跟计划生育一样，都是硬指标。咱们的国家经济发展这么快，建设用地要保，吃饭用地要保，哪来这么多地？谁给俺们土地？只有靠俺们自己挖潜。俺们不能只顾自家小日子，每家让出一分地，算算全国能有多少？就算俺们的小日子吧，村里耕地被各种开发区、工厂占了，路边店、砖厂，有的地闲置不用，白白地晒太阳，造成乡亲们生活无着无落。像韩成贵这样的好庄稼人，靠做小买卖为计，俗话说无奸不商，让这样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做买卖，不是难为他吗？他想种田，把开发区的一片地租下来，撒进种子。他的举动感动了乡领导，让他当咱村的土地员。下面让他说两句……

韩成贵喉咙一热，嘴张了几张才说出话来，老少爷们，生俺是爹娘，养俺是耕地哩。咱吃祖宗饭，不能砸子孙饭碗！清理空心村，是给儿孙们干的好事儿……

有人喊，成贵，你小子口口声声为子孙，俺这老宅还要为子孙盖房，拆光喽，子孙住哪去？

韩成贵大声说，先别说住，填不饱肚子，住个蛋啊！你别枣木疙瘩不开窍！

狗剩喊，地是俺祖宗传下来的，是俺家财产，凭啥说拆就拆，说让就让？

吕淑红说，你弄错了，地是国家的！

有人说，俺们就是不拆，就是拆，俺要收钱，行你村委会卖地，就不准俺卖地？

人们愤怒的情绪被勾起来了，嚷嚷着让村委会把卖地的钱公开。万支书绷着脸不吭声。

吕淑红瞟了万支书一眼。她当上乡土地管理员之后，非常痛恨那些卖地的人，更痛恨用卖地款挥霍的人。她听说万支书和刘主任一伙没少发卖地的财。他们还拿村里卖地款出国旅游。

她能够当上土地员，是刘主任的功劳。刘主任死了妻子之后，一直物色可心的女人，那些贪财的女人巴结他，他统统瞧不上眼，他望着吕淑红，黑幽幽的瞳仁便漾起一层迷醉。吕淑红对这份工作还是满意的，她得感激刘主任，至于更深的一层意思，她还没有考虑好。但是，有刘主任的面子照着，万支书对吕淑红就得忍让三分。吕淑红扭脸凶万支书，放个响屁，给乡亲们回答！万支书深不可测地笑笑，眼下是村务公开，再卖地自然要公开的。乡亲们是瞪两眼翻小肠，盯着以前的旧帐。吕淑红说，天地良心，心里没鬼，还怕亮相？万支书无可奈何的可怜相让韩成贵感到解气。韩成贵怕眼下卷进干群矛盾的混战，而延误清理空心村。他挥挥手嚷，乡亲们，咱一码是一码，先清理空心村，别的有日子再说。

五辆推土机隆隆地开过来了。

村人朝推土机巴望，像看大戏一样专注。等推土机开近了，人们不约

而同地堵住。万支书喊让开。吕淑红有些发慌。韩成贵憋了多日的愤懑全凝在肩膀上了，他斜斜地撞过去，挤到第一台推土机前，登上去，放开喉咙大喊，老少爷们啊，路是通的，地是公的，想不通也得通啊！反正都是些泥坯房，这大铁家伙不偏不向，横着推下去啦！

有个老人站出来吼，你敢，从老子这儿推过去！

又有人喊，成贵，咋不先推你家老宅啊？

韩成贵畅畅亮亮地吆喝一声，走，先推俺家的！他一挥手，推土机隆隆地开过去了。到了他家歪斜的门楼，韩成贵绝对想不到老娘双手叉腰站在门口。娘骇然尖叫了一声，成贵，你给俺下来，给你爹磕头！

人们呆住了。韩成贵浑身打了个寒噤，怯怯地从推土机上跳下来，身架软软的，哀求道，娘，你这不是打俺的脸么……

娘的脸难看地变幻着颜色。娘吼，成贵，你敢推老宅，娘就死在你面前！

人们涌上来附和着，老婶子说的对，不能推房子！

娘指桑骂槐地说，如今的人啊，只顾自己门前那点事儿，你爹他拚老命换来的地，都让人糟光啦！祠堂都叫人推了，也没人记着他啦……

吕淑红明白了，捅韩成贵一下。韩成贵的脸剧烈地抽动着，低声说，娘，俺记着爹，村上人也都记着爹的恩德哩！是不是？

狗剩挤进来说，老婶子，韩大伯是咱村的英雄，就是将俺家房子铲喽，也不能动韩大伯的祠堂！

几个人嚷叫，对，不能动祠堂！没良心的东西，你们的良心顶不上一截狗杂碎儿！

人们狂躁地嚷着，仿佛整个世界的末日到了。吕淑红看见韩成贵不安地望了她一眼，她知道韩成贵没了章程。成贵娘的话帮了那些人，他们哪里是敬重成贵爹，完完全全是打这个幌子赖着不拆。韩成贵挤到吕淑红跟前跺了跺脚，叹道，俺娘好糊涂哇！淑红，俺把她带走，不然就僵在这儿啦！吕淑红摇头说，别逼出啥事儿来！别硬来。韩成贵瞅见娘在众人簇拥下很动情，脸颊红红的。她忽然用双手捂住脸，慢慢蜷下身子，喉咙里挤出一阵伤心的呜咽，成贵，成贵……韩成贵扑上去，紧紧抱住娘，双腿几乎跪在地上了，娘，娘！娘流泪的脸上忽然有了笑意，娘喃喃地，成贵，你都瞅见啦？是娘错怪了乡亲们，乡亲们没忘记你爹，没忘哩！万支书挤过来说，老婶子，村里选块地，再给成贵爹建个祠堂！娘挺直了身子，摇摇手，不用，那多浪费地，那老东西知道了，在阴曹地府也会打俺脸哩！乡亲们心里还有他，就够啦！成贵，拆吧，娘不是糊涂人！

人们傻眼了。韩成贵的眼泪刷地流下来，跪在娘脚下，喊了声，娘！娘心里一酸，一把扯起韩成贵，骂，傻儿子，你这是干啥哩？膝头这么软，还咋在人前混事？韩成贵高兴地揉揉眼窝，站起来。娘又说，娘买了一捆雷子炮，拆房时都兴放几声，祛邪，安神。韩成贵点头跟娘从门楼后边抱来雷子炮。娘见乡亲们愣着，就嚷，都拿啊，回到老宅放几声。人们不动，一片人脑袋像许多灯笼一样晃晃悠悠地悬在那儿。韩成贵点燃几根香火，叩拜地神，拿香火点燃捻子。草纸卷成的火药捻子吱吱响着炸着火星子，一闭眼，天空就炸出一声痛快淋漓的爆响。紧接着，就有爆竹纸悄悠悠飘落下来，落在人们的脑袋和肩头。韩成贵一挥手，推土机就将门楼、老屋和祠堂推倒了……

不多时，老街上空便有一声接一声的爆竹响，像撼天雷滚得远远的。

§

大脚爷在暮色里与残破的老街遥遥相对。老人是站在山坡上望着小村的。他站在牛蹄踏不到的地方，脚下长满绿苔。他从不走进老街，但他目睹了清理空心村的全过程。他听孙女吕淑红说起空心村，但他想象不出清理之后的土壤是什么样子。是肥田？是沃土？抑或是一片不毛之地？从山坡望去，窄窄的小村没有多少绿色，人们活得多么拥挤呵。他住在山上的小草屋里，老牛陪着他，他不愿下山。山下的情形愈来愈令他伤心失望。吕淑梅上山送饭来的时候，跟老人讲一些村里的新鲜事儿。大脚爷沉着脸不吭声。淑梅盼着能在太阳光里看到爷爷的笑容。然而没有。大脚爷的脸蒙了烟尘抹了石粉，再也不见昔日的光亮。他每天吃不进多少粮食，有散白酒，有烟，就能挺一阵子了。老伴没了，成贵爹一死，大脚爷就懒得在村里呆下去了。人越发古怪，尽管不打不闹，村人也把老人看成疯子，至少是傻子。老人将土山上的泥土背上石山，背了一年又一年，土山被挖掉半个山头，石山上也没铺出一块像样的地来。山洪下来，将他背上的泥土冲到山沟里，堆成一座新的土山。大脚爷不气不恼，不急不躁地背着。望着山脚下的土包，他将手里的铁铲拍得叮当作响，咧着嘴巴古怪地笑着，瞧哇，那土包儿就是俺的坟！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只有老牛听着。瘟头瘟脑的老牛喷着响鼻，目光闪来闪去。

韩成贵和吕淑梅登上大脚爷的山头，是在清理空心村的第九天。韩成贵眼瞅着老街就要变良田了，就找吕淑红和万支书，他要求承包街心的这块地。吕淑红是丫环带钥匙当家做不了主，万支书说研究研究。韩成贵心里窝着一股气。开发区那块地不能看长，这季粮食能从虎口抢回来就算念佛了。苦日子活在盼望里，韩成贵的企盼被逼上梁山了。他叫吕淑梅给他带路，到大脚爷那里考察考察，他真想开出一块能打粮食的耕地。远远地，他就看见大脚爷枯瘦的身影了。老人将两只耳筐搭在牛背上，将土扣在石缝里。山上没有几棵树，他能望见浮土腾起的白烟。阳光将大脚爷的背影拉长，斜斜地投射在褐色山石上。老人和牛的背影同起伏的山轮廓铸在一起。

吕淑梅喊，爷爷——

韩成贵喊，大脚爷——

大脚爷耳背，他不正面看见人的时候，是不会听见的，即使听见了，他也不相信有人会上山来。大脚爷勾腰抱来一捆树杈子点燃了。韩成贵看见那里冒起浓烟，心里很是疑惑。他扭头问淑梅，淑梅摇了摇头。烟柱是直直升到空中去的，竖成一道酱紫色的彩带，在山峦上盘升。韩成贵和吕淑梅爬上梁子，到了大脚爷跟前，才知道老人用火烧石头。被火烟熏黑烤热的山岩，拿水一激，就会像松果一样膨胀炸开。他听娘说，当年父亲开荒都是用火烧石头。大脚爷的身边放着木桶，里面盛着清亮的山泉。韩成贵口渴了，趴在木桶沿喝了一通，又用葫芦瓢盛一些递给抹汗的吕淑梅。吕淑梅接过水，深情地望了他一眼，心里怦怦的没了节律。她埋着眼，喝完水，感觉后背被什么东西烤透了一样。韩成贵蹲在大脚爷身旁，听着岩石被火舌烤熟的吱吱声，这声音像一群老鼠在暗处磨牙。火焰一点一点缩回，摇坠成一半圆红，黑烟粘乎乎地滑进看不清爽的地方去了。可是灼热的气浪有增无减，烧得韩成贵不敢睁眼。吕淑梅背对着岩石哼哼着，躲几步再也不敢上前了。韩成贵起身欲往岩石浇水，大脚爷摠住他，说，还不到火候。大脚爷脸上没汗，眯眼盯着岩石。韩成贵熬不住了，感到脸上被耳光掴打后的热疼，忙将脸扭向北头

的山脉。大脚爷猛咳了几声，勾腰将木桶拎起来，朝烧热的岩石泼去，滋一声，山岩腾起一团白气，岩石炸裂时脆脆的吱扭声传出老远。韩成贵举起脚下的铁锤，狠狠砸在烧过的岩石上，岩石零零散散地炸开了，细细斑斑，迷离得如打碎的梦。大脚爷这才将碎石摊平，撒上背上来的细土，咕哝道，这层细土是溜缝儿，明天再铺第二层，第三层……韩成贵从脚下往西望去，望见一条条环山的灰带子，分不清是土还是岩石。他大步流星走过去，才知道是大脚爷做的梯田，梯田上长着稀稀拉拉的玉米。偶尔钻出几只母鸡，鸡们懒洋洋地捕捉蚂蚱和山虫。吕淑梅追了韩成贵几步，问他到哪里选造田的地方。韩成贵痴迷得像中了啥魔法，身子紧了一下。他再往前走，看不到庄稼了，只有几盘窝瓜，然后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块，没有泥土了。他估计是被山洪冲走了。往下瞅，山腰无遮无拦，这里有树就好了。他想着，大脚爷就牵着老牛跟上来了。

大脚爷终于开了口，问，成贵，听说你小子想到山上造田？

韩成贵喉咙里一阵酥麻，说，大脚爷，俺不知道山上会是这个样子。真他妈够呛！

大脚爷笑道，咋，你屁股缝里长草，慌啦？草鸡啦？吓回去啦？

吕淑梅插嘴说，俺看呵，你们爷俩都别在这破山上打主意啦！回村里折腾吧……

韩成贵鼻子有些酸，低了眼，叹道，淑梅，你说错啦，俺不是打退堂鼓。俺服大脚爷，俺们爷俩是一副脾气，明知道事儿不成，还偏往上抓挠！累死活该哩。

大脚爷哼一声问，别兜圈子，你小子敢不敢上山？

韩成贵说，山是上定啦！不过，像大脚爷这么胡来，俺可不干。这得挖山渠，泄洪啊！

还得植树，还得……

大脚爷骂，吹糖人哪？那得多少钱？你爹俺们都想过，管蛋用？你是哪路神仙？

韩成贵说，事在人为！

还长脸了你！大脚爷轻蔑地笑了。

韩成贵想笑，却笑不起来，胸口窝仿佛压着一块石板，喘不上气来。他忽然收住脚步，望着山下的小村。老宅的屋顶不见了，是一团亮点。新宅在哪儿，他瞅不见，目光落在开发区那片地上了。高楼一闪一闪，禾苗一片一，说不清这是乡村还城市。他吸了一口气，两边的肋帮子深深下陷，动情地说，大脚爷，淑梅，你们爷俩不是外人。俺韩成贵不是啥本事人，可俺是活了四十多年的男子汉！今天，俺真想在这儿哭一场！吕淑梅一楞，你咋啦？大脚爷心情也陡地变糟了，问，成贵，是不是金月伤了你的心？唉，家里的事啊，难断……韩成贵摇了摇头说，别提金月，她不值俺掉泪。俺是说咱庄稼人的日子。大脚爷，咱庄稼人啥是个脸面？种田打粮食啊！俺家是售粮大户，哪一年都能捧回个奖状。交公粮，换了钱，咱盖房，娶妻生子，再为儿孙奔波，，眼一闭入土。眼下这是啥日子，没了地，你和俺爹开的那些地，七折腾八讹占，就光啦！唉，那些地瞅瞎眼睛也不会回来啦！弄得俺像个没头苍蝇似的，东撞西闯。日子还轮到靠人接济。俺爹从小就告诫俺一句话，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争自己的脸，自己的梦自己圆。伸手靠别人，有啥劲？活得了就活，活不了就死呗！

俺，这张脸还不如剃下来丢给狗吃！他说到这里顿住了，眼睛酸酸的。

大脚爷愣了愣，蹲在山石上，像枯树根一样。韩成贵一句话，似乎掏空了老人的心。他掏出烟斗来吸，叹道，孩子，想多啦，想多啦。庄稼人还是傻吃憨睡的好，村里哪家日子不是这么过的？他显出一脸迷惑困倦的神色。

韩成贵说，大脚爷啊，别说宽心话了。俺早就看出来，你才不是混吃等死的人，你是装憨，装癫！你上山背土造田，是你不甘心，不甘心哩！

大脚爷喘着，眼泪不争气地淌下来。

落日射出的亮光越来越亮，骤然间把山石烧得发红，灼灼刺目。韩成贵的目光落在开阔起伏的山峦，看见每条轮廓线都闪耀着光芒。一个疲惫无奈的黄昏被照得清新明丽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老天爷啊，睁睁眼吧。这世上想种田的不只俺韩成贵一个人哪！有时，俺恨不得把俺自己种在这里，气气派派地长它一年，也他娘值了啊！说着，他身子向前扑了一下，满眼是泪。

吕淑梅忙把脸扭向一边。正瞅见大脚爷伸直了干瘪的脖子唱山歌。他的嗓音喑哑凄凉，将山梁上流动的热气都吸走了。最后一句几乎是干吼：\$

皇天后土哇，俺的娘！

漫天野山啊，俺的床！

大嘴爷儿哩，吃四方！

抬抬眼儿哩，见天壤！

夜半，韩成贵一次次惊悸，从梦里挣扎着醒来，看见一片淡淡的月光忧郁地洒在空荡荡的窗台上，那株谷禾被照得有些斑斓。一切皆在酣眠中，唯谷禾醒着，同夜风一起缓缓摇动，幽幽低吟。每当他熬这燥热漫长的夜，他都侧耳细听谷禾摇动的低吟。谷禾又长高了一截，它平平淡淡地长着，没有一点故事，可他梦里的故事吓人。他梦见发大水，大水吞没了他开发区上的庄稼。吞天吞地的大水还淹了爹的坟。岁月从坟地间穿过，爹从地下走了出来。爹碰上鬼打墙，绕来绕找不到家园。纸扎的花圈有一半埋在土地里，另一半由月光涂上银色。爹的幽灵正游荡在村外，赤裸裸的，像一粒灰尘。韩成贵慌慌张张地走出家门，奔开发区那片庄稼去了。他曾经睡着做梦，眼下走着也做梦。到了庄稼地里，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夜行了，他想觅一块爹的坟地。

头伏已尽，未见一场透雨。韩成贵发现庄稼地旱了，地皮硬硬的。他从地上草棚里找来铁锹，修理地上的水沟。深一脚浅一脚地挖，无声无息地补。好像在挖水沟，又好像为爹掘一座新坟。夜凉了，凉气绕着他的上身打旋。双腿被没膝的庄稼护着，热着发痒。他放下铁锹，又一脚将铁锹踢到亮处，自己坐在地垅上吸烟。落露水了，脑袋顶上的水珠溅了他满脸。棉花的枝杆紫红，不知啥时他弄折了一株棉花，弄折的叶梗上，乳白的汁水不停地渗流。他坐不住了，又拿铁锹挖出棉根儿，弄圆一个洞儿，从别处密实的地方挖来一根棉身子栽上。他想，明天一早就得租台水泵来浇地。浇地之前还要洒上一些化肥。他蹲在地里长舒一口气，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。夜气寒寒的，他缩了缩脖子。要是不凉，他真想在这蓝色的夜里宽余地补一个回笼觉。不补觉他明天照样干活，他分明还是那样强壮，每顿饭照样吃三个大馍。如今不吃高粱面、红薯面，一色白面和大米。像刘主任万支书这样有权有势的人，不也吃大米白面？差就差在菜上吧。他们住着洋楼，不也是每天三饱一个倒吗？韩成贵从不眼热别人，他有时美妙得不可思议。空心村腾出的五十

多亩地，他是指望不上了。如果他不种开发区这片地，万支书会承包给他的。后来听吕淑红说，对于这块地的用场，村委会引起不小的争议。有人主张建个公园，有人提议建工厂。吕淑红毫不含糊地警告万支书，这块地只能还耕，你要占，要占一补一！商量来研究去，这片地承包给无地户张老栓、马廷江和何力军三户农民了。韩成贵并无恶意地想，地别闲着，谁种都打粮食。吕淑红都觉得对不住韩成贵。她在韩家庄清理空心村一炮打响，县里乡里领导高看她一眼。她马不停蹄地到别的村清理去了。她在忙乱之余，想着在开发区收庄稼上帮他一把。如果他与金月离了婚，她将出面帮姐姐与他团圆。韩成贵却没有一点怪淑红的意思。自从上山见了大脚爷之后，他的心鼓鼓涌涌不安生了，他的目光完全移到山里去了。尽管日子一天天照一个模样重复，可他对荒山的感受大不一样。他挨家挨户动员说服，他还带着狗剩、宝元等几个农民上山。他想跟几家联合上山开渠造田。人们犹豫着。但他渐渐觉得村人开始注视荒山了。他的目光从平原穿射出去，执拗而坚定。天说亮就亮了，韩成贵又在晨光里看见大山的轮廓，也瞅见大脚爷和牛的身影了。这时还听到村里响起的第一声鸡啼。沟沟坎坎浮起的氤氲消散了，天空婴孩般纯净。他知道这不是梦。他听见了弥漫在晨风里的呼唤。

娘的呼唤。韩成贵站起身，拍拍自己的脑袋，自责地咕哝道，俺都四十的人啦，还让老娘操心，真没用，真没用……

他摇摇晃晃地朝村庄走去。

屋里田野的气息越来越浓。韩成贵坐在炕桌旁吃早饭，娘说一屋子玉米叶子味儿。韩成贵没敢跟娘说自己半夜走的，更没讲出爹走出坟地的梦。娘一脸慈祥说，贵啊，小勇他们娘俩也不知咋样啦！你抽空看看吧。韩成贵怕娘伤心，点头应下，其实他也想儿子了。娘又好像猛地想起什么，说，早上万支书派人找你，让你跟着村长到城里车站拉粮食！韩成贵没好气地说，拉粮食？用俺的小四轮？准他娘的是进口麦子！娘说，去吧，顺便看看小勇他们娘俩。再说，咱家面不多了，不买粮食，她们回家吃啥？韩成贵瞅见娘眉梢带忧，嘴角挂愁，便不再说啥，转了话题，娘，地里的玉米、棉花和谷子得浇水哩！浇上水，晚上俺去找万支书。说完抹抹嘴，将堂屋地上的两袋化肥扛到小四轮后斗，把车开出村外。路边老街时，瞅见空心街的马廷江一家平整地块。马廷江笑呵呵地说，这块地被县里抓了典型，上级让咱快点补种庄稼，没几日要联查了。韩成贵完全可以想象出这里长出庄稼的模样，注定是很好看的，淑红管这叫观赏农业。他停下车，孕着一脸的兴致蹲在地头，抓一把翻耕的泥土，感觉就像发酵的面团一样绵软，笑道，老马，这地包给你是对的，都让你弄出花儿来了，晚上在地里搂着老婆可以睡觉，准比沙发床舒坦，嘿嘿嘿……马廷江咧着厚嘴唇憨笑。

下午运粮车队就要出发，万支书在喇叭里喊回了正在浇地的韩成贵。他再也找不出别的借口，就硬着头皮去了，心里只希望在城里见上儿子小勇一面。他的小四轮开进火车站，他就悄悄躲了，告诉村长，等装完车他就回来。他瞅见加拿大运来的麦子，胸口就阵阵发紧，仿佛是天塌地陷似的，害怕听见麦粒流动的声音。村长说不装车补助费减半。韩成贵说谁要你这点补助，就急火火地走了。

找到天香美容院，韩成贵在门口转悠着。城里的美容院多，十步八步就有一家，城里人对这张脸够上心的。他听老辈人讲，县城的这条街叫富贵街，全是一色的窑子铺，如今这美容院是不是窑子铺的变种？一想起自己女

人干这个，脸上发烧。他瞥见里边没有金月的身影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壮着胆子闯进去了。一个穿着超短裙的美容小姐说，大哥，是皮肤护理，还是全身按摩？韩成贵因为气愤和羞辱刹那间脸色纸灰，孬着鼻子摇头，俺不，俺找你们老板陈金月。美容小姐笑嘻嘻地问，你是陈老板啥人？韩成贵本想不报实底，又怕小姐们不给找，就硬着头皮说，俺是小勇的爹！美容小姐笑了，啊，是姐夫。你等着，俺替你呼大姐。一个小姐扭身出去奔公用电话亭了。韩成贵这才知道陈金月连BP机都配上了。不一会儿，小姐回来说，陈大姐过一会儿就带小勇来。韩成贵被各种香气包围了，呛得他头晕晕的，忙将屁股挪到电扇底下，风将香气冲淡一些，他才好受多了。他看见小姐的软手，反反复复在顾客的脸上揉着，几乎将客人揉着了。他想这一揉至少将一袋复合肥揉进去了。韩成贵看看表，咕哝道，她再不来，俺就先回去啦！正说着，门口停下一辆红色出租车。陈金月和小勇相继走下来。他看见陈金月变了个人，粉绿的长裙将她苗条身子裹起来，显得柔和丰盈，脸也白嫩了，绾了发纂的头发乌黑明亮。小勇也穿得整洁，像个城里的孩子。小勇见了韩成贵很亲热，搂住他的脖子，问，爹，俺奶好吧？韩成贵拍着小勇的屁股说，你奶奶让俺来接你，回家住几天。小勇便欢喜地拍着手，俺要回家喽！陈金月从冰柜里拿出一瓶饮料，递给韩成贵，喝吧，有事喝完再说。韩成贵没接，直截了当地说，金月，俺来车站拉麦子，人家装车呢，俺就这点空儿，明说吧，一是咱俩的事儿，咋办？痛快点！二是俺接小勇回去住几天！奶奶想他。陈金月坐下来，很沉静地看着他说，在这个地方，谁也别吵别闹，让人笑话。实话跟你说，离吧！等俺忙过这些天，就找你去乡法院。但有一点，小勇必须跟着俺。俺让他在城里上学，你们想他了，接去，来看，都成！韩成贵脑袋轰地一响，嘴唇颤抖地说，小勇是韩家骨肉，不能给你！这鬼地方，你能把他带好吗？陈金月感到韩成贵的气息扑在她的额头上，热热的。她淡淡地说，小勇的事儿，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孩子自己！你先把他带回去吧，五天过后俺去接他！韩小勇呆愣着。韩成贵蹙着眉头子，拉起小勇就走。他粗重的大手像手铐，死死地扣住孩子的手腕子。小勇胳膊暴胀，感到爹的手不住地哆嗦。他默默地跟着韩成贵走了，走到门口，他扭回头看了一眼娘。陈金月瞪着眼睛招手，眼睛睁得像一对黑葡萄。韩成贵再也没瞅天香美容院一眼，他只想着快快将小勇带到娘的身边。明天，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吧。这混帐日子，不容你看多深多远，走到哪一步不是端这碗饭？

麦子运回来，堆放在村委会门口。

转天早上，村委会的喇叭喊个不停，让村里家家户户分麦子。韩成贵一直在地里浇水，赶到村委会门前，村人已聚齐了，一片嘈杂。他瞅见娘领着小勇来了，娘手里提着面袋子，白白面袋跟娘白发一样，使韩成贵忆起瓜菜代年月的事。五八年大炼钢铁，他听爹说锅砸了，一面袋粮食交到大食堂。娘领着瘦弱的小成贵吃那碗照进人的稀粥，后来，连这碗稀粥也喝不上了。没有耕地，谁敢保证以后没有喝不上稀粥的日子？韩成贵眼里的荒山同粮囤连在一起，米黄的麦粒晶莹地颤动。高高的粮垛，压得他喘不上气来。不一会，万支书和村会计走出来，对着人群喊，静一静，大伙都挺忙的，念到谁的名字，谁家就把麦子背走！然后就脸色难看地笑了笑。

会计频频念着村人的名字，人群一阵沉默，没有一个人走上去搬分配好的麦子。韩成贵兀立在那里，看见乡亲们眼睛红红的，脸上却毫无表情。几只觅食的鸟儿，旁若无人地蹦到粮垛上，消消停停啼啭。

万支书吃了一惊，出乎意料地嚷，咋啦？你们不缺粮是不？你们怕吃了老外的粮食，患上艾滋病？再不领，俺可退回去啦……

村会计小声劝着，大伙就低低头，领了吧。

依旧没人响应。云彩低低地压着，热气堵住人的喉咙，只听到呼呼的喘气声。耐热的昏鸦呱呱鸣叫着，挥动黑翅钻走了，甩下的凄鸣几乎掏空了人们的心。韩成贵的双腿抬不起来，抽搐痉挛了。他怪模怪样地盯着麦子……

万支书恼成一张猴腭脸，吼，你们还长脸啦？跟谁治气？跟谁较劲？他的喊声虚软无力。

谁也没理会大脚爷站在人群里。大脚爷勾腰走出来，盯住万支书，支书啊，嚷啥？你不是不知道，咱韩家庄历史上是售粮大村，连返销粮、救济粮都没领过啊……

万支书惊颤了一下，身体像被抽去骨头，虚虚地点头，是哩，大家心里难过，俺也觉得……可是，不管是啥粮，填进肚里都能活命哩。成贵，你带个头……

韩成贵木木地怔在那里，闷着嘴，喉管却咕咚咕咚响着。不知谁捅他一下说，支书喊你呢。韩成贵缩着脖子，直着双眼走过去，走到粮袋前一晃，唰一声跪在地上，就有一声肉质暗响，震得人心壁打颤，他双手抠进粮袋里，抖抖地捧出一捧麦子，痛苦地抬起头，狠狠地扬向天空，仰天长啸一声：俺们是种粮的啊——一口浓浓的热血喷涌出来。他抱住脑袋，伤心地大哭，呜呜的像个妇人。

人群有人跟着哭，哭声在凄迷的天空里飘乎不定，像悲鸣的地虫。哭声被浓云压抑着，变得哑哑的，含含糊糊。万支书眼红了，缓缓转身走了，乡亲们想走，却迈不动步子，窘窘地站着。村会计悠长了声腔说，人是铁饭是钢，领粮吧！乡亲们终于被说动了，默默地领粮食。麦粒流动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。

麦粒散落一地。韩成贵踩着光滑的麦粒走了。\$

一个温馨的早晨，韩成贵看见了大脚爷的笑脸，老人和蔼地笑着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吕淑梅，她第一次看到爷爷的笑颜，心里奇怪又宽慰。大脚爷将两只耳筐搭在牛背上，牵着牛欣欣地走了。老人说在山上等他们。老人显见得有了激动，仰脸看远远的山。大脚爷将日子悟得挺透，会悟，等于会活。韩成贵目送着大脚爷上山，看出老牛一瘸一拐地走，就问吕淑梅。淑梅说牛的后腿是被山石砸的，为这爷爷心疼了好几天。韩成贵坐在吕淑梅家里的石墩上说，大脚爷牵牛背土站在杨树上，真成了小村一景了。说不定哪一天啊，俺也成大脚爷啦！吕淑梅捂嘴格格笑。韩成贵瞅着吕淑梅打发女儿到同学家玩，就知道淑梅有心里话跟他说。他看得出，今天淑梅是特意打扮过一番的。新的素花衬衫，下面是件黑裤，搭配得很和谐，一条白手绢将黑黑的长发束起来。他瞧着她黑亮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俊俏的嘴角，还跟过去一样，不一样的是她脸上肌肉松弛了，身体也比先前宽了。吕淑梅冲他盈盈一笑，问，你瞅俺还是过去的淑梅吗？说着脸就红了。韩成贵憨憨笑着，说，你不是过去的你，俺也不是过去的俺啦！有时候啊，人是争不过命的，就说咱俩吧，老天爷安排好了的，愣是让金月插一杠子，这回闹的，俺留她都留不住了。吕淑梅叹道，金月嫂子人不错，能干，能折腾，做女人的不易，别为难她。韩成贵悻悻地说，俺为难她？是人家瞧不上咱啦！淑梅，等俺办了手续，俺就把你娶过来，好好热闹一回！咱们不费劲儿，就有一儿一女啦！

吕淑梅笑道，看把你美的，不知自己是吃几两米饭的！要儿子，金月能依你吗？韩成贵倔倔地说，跟她上法庭论理，输房子卖地，也得把儿子保住！吕淑梅笑说，你哪有地啊？韩成贵不自然地笑笑，俺想好啦，跟你爷一样，上山开田！他一把揽过吕淑梅说，你就是俺的地！吕淑梅恨恨地捶他，好狠心的东西，俺还没进你家门儿，就想把俺卖了哇？韩成贵将粗糙的大手伸进她上衣里不停地抚摸。她不躲，也不挣，直愣愣地看着他，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。不知是他手糙，还是自己身子胖了，他的手总是一顿一顿的。韩成贵却感觉到她温热柔软的身子很光滑，而且还闻到了她身上的气息。他的脸碰到了她喷着热气的嘴唇。他吻她，他的嘴像翻耕土层一样吻她的全身。他感觉到她的颤栗，就像初恋时一样。她噢哟一声呻唤，浑身着了魔似地扭动起来，喃喃地说，贵，快点吧，一会儿孩子就回来了。他没想到她的手会那么狠地抠他肩膀，她尖尖的手指扎进他的肉里。她流泪了。她的眼泪感动了他，他鼻子一酸，眼泪与汗水湿湿地润滑了女人的面颊。

吕淑红回来了。其实，她来一些时候了，她见小侄女在外玩耍，又见大门紧紧关着，就明白了一切。她走进屋里见韩成贵光着水漉漉的肩膀，逗他说，成贵哥，到俺姐炕头开荒来啦？吕淑梅羞红着脸说，二妹，瞧你！吕淑红笑道，逗逗他，不能让他吃白食儿！韩成贵浑身肌肉都放松了，说，淑红，俺正要去乡政府找你哪！吕淑红微微一怔说，还是空心村那块地？韩成贵摇摇头说，大丈夫哪有翻小肠的？俺是说你爷背土的云梦山。俺想找村里，把他承包过来！修渠泄洪，就可以造田啦！吕淑红眼睛一亮说，俺赞成，这是好主意！将来有条件了，在山上搞小流域治理，搞立体农业。韩成贵忧心地说，眼下俺手头没啥钱，钱都叫金月开美容院了，没那么多本钱抵押租金，万支书和村长能答应？吕淑红说，你想错啦，这不是往他们脸上贴金的事儿吗？成贵，万支书找过俺，自从你分粮闹过一回，他说他当时血往头上涌，俺也是种田人，这些年卖地把心卖冷了，把血卖凉啦，往后得想法子保住耕地！俺觉得，你这个时候找他最好。韩成贵说，俺已说服了狗剩几户农民，他们答应合股跟俺干！

吕淑红笑笑说，你要成山寨王啦？韩成贵说你姐就是压寨夫人。吕淑梅不觉洞开心扉说，二妹，你说姐的命苦不苦哇，还得跟他钻山沟子！说着打了一个喷嚏，歪在韩成贵怀里笑着，笑声像歌吟似的。吕淑红陪着笑完问，那些加拿大麦子，后来怎么办的？韩成贵阴眉沉脸地说，快别提麦子，一想起它就恶心！吕淑梅瞪他一眼道，你能耐大，不吃五谷杂粮？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！后来呀，万支书让会计挨家挨户送去的。吕淑红说万支书是变了个人儿哩。韩成贵一声没吭，把脸扭向秃秃的云梦山。这座古老的没有生命的山岩，漠漠地望着世人，自从大脚爷佝偻的身影出现在上面，就从此有了活气。他将是 大脚爷最忠实的追随者。他望着山，沉默得像个孤独的老人。

淑梅，午后上山！

韩成贵终于大声说。吕淑红说她去开会，就走了，但她答应过几日带水利专家上山。韩成贵和吕淑梅商量，在山顶搭一座小草棚子，日后也好有个歇脚的地方。吕淑梅眼下对他百依百顺。两人将油毡、苇草和绳子装在拖拉机后斗里。拖拉机开到山脚土包跟前就开不动了。韩成贵和吕淑梅将东西一步一步搬到了山顶。他们没有看见烧石的大脚爷，没有看见一丝烟雾。韩成贵估计大脚爷到土山背土去了。

韩成贵在山石上踉跄脚，石头发出空洞的响声。他弯腰寻着，却发现一个黑黑的洞口。

他惊喜地叫了一声，淑梅，这儿有洞。他意外的发现将减轻搭棚子的劳累。他将油毡和苇草抱进洞里，铺在潮湿的岩石上。他趴在苇草上打了个滚，一伸手，将吕淑梅也拽倒在上面。

两个抱成一团格格笑着。他在这里的光线下瞅淑梅的脸，白皙，却隐隐透出淡黄的斑蛾。有女人陪着，韩成贵很踏实。他顺洞口往下看，那里，明明亮亮的淡黄的山路随着冈坡跌下，好像跌进了深谷。山那边，很远很远山的尽头，冒出一堆苍郁浓重的影子，那是陈金月的娘家马台庄。这座云梦山的归属，两村一直有争议。旧社会还闹出了人命。秃山荒着，后来没人去死争了，陈金月她爹当人情送给了韩家庄。他管这山叫陈金月带过来的嫁妆。金月不懂这山的分量，她从没到山上来过一次，她只顾自己。韩成贵想着目光模糊了，凉凉的水滴落进脖子里，他缩着脑袋望着洞顶，洞顶的红岩上含着一片水珠，他觉得他和金月这段婚事，只不过是一个露珠儿般脆弱的梦。

山里的天说变就变，一声响雷，伴随一阵阵山风吹进洞来。日头埋入云里，大山在苍灰的天穹下显得阴沉暗淡。韩成贵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响的雷，浑身打了个寒噤。吕淑梅也怯怯地展眼，贵，咱们快下山吧。赶上连阴雨，咱们就困在这鬼地方啦！韩成贵掏出兜里的小本子说，俺等的就是雨天哩，俺出去看看，弄清山顶洪水的流向，将来造山渠就妥啦。吕淑梅拉拉他的胳膊说，俺不让你去，那多险啊！韩成贵摘开她的手说，别怕，你等着俺！说完扭头朝洞外看，山在云雾里缥缈缈缈，山梁子若隐若现。他知道大雨落下来之后在山顶集结，沿山梁子流泄到山谷，再沿干涸的横河河床滚滚奔流，润养平原上的生灵。大脚爷背上的泥土，就是被山洪冲下去的，淤积了河床。几百年上千年，没有人敢打云梦山的主意，就是这个症结哩。韩成贵一探头，就有石块散沙硬硬地打在脸上。他拿一块油毡遮住脸，弯腰钻出洞子。韩成贵朝山顶爬了几步，滂沱大雨就落下来。

乌鸦在雨里怪叫着，耷拉着水淋淋的翅膀钻进洞里。韩成贵瞪大酱麻色的眼睛，却看不到雨线，感觉雨水泼下来一样，砸在山岩上，发出亮生生的碎音。又爬了几步，他终于将一条腿卡在一块石缝里，另一只手攀住青棉树，探头观察山洪流向。急水从沟沟岔岔涌出来，汇往刀形的山汉子。山汉子水的水吼唱着滚滚而下，卷着山块、树枝和碎土。韩成贵看来是不可能拿本记了，本子早已淋透，他又怕脑子记不好，就背着一块长条山石，将它竖在了山顶，韩成贵撸着水涝涝的脑袋说，淑梅，这长条石就是座标，它是将来山渠的源头！

吕淑梅点点头，拉着韩成贵滑了几步，钻进洞里。雨水落在洞口，打出一片麻点。两人嘻嘻笑了一阵，就劈哩啪啦脱衣裳，拧水，然后就光着身子说话。吕淑梅默默凝视洞外好久，然后轻轻叹一口气，说，俺爷在哪儿？也不知他和牛咋样啦。韩成贵也感到了不妙，说大脚爷别出啥事儿啊。他觉得眼前有些恍惚，是洞口雨帘子映花了双眼。洞外轰隆轰隆地响着，像千军万马在头顶奔跑，响声里有一种包孕天地、吐纳日月的浑然气势。他们的三魂六魄悠悠荡荡地顺溜飘走了。韩成贵不仅惦念大脚爷，还惦念山脚下的小四轮拖拉机，惦念那片绿油油的庄稼。他们没有料到，洞口却被滑坡的山石堵得严严实实。

大雨持续到第二天黄昏。天晴得很彻底，没有风，空气里是清甜的。

云梦山下，横河水哗哗啦啦地淌着，载着满河草屑和花瓣儿。白色的花瓣儿贴在土包上，眷眷地不肯离去。吕淑红和万支书带着几十个强壮的小伙子上山，寻找韩成贵、吕淑梅和大脚爷。他们漫山遍野地呼喊，黄昏雨住，也没寻着他们的踪影。吕淑红的心沉下去就没有底儿了，下山的时候，她几次瘫倒，被万支书扶起来。人们彼此默默地走到横河滩。吕淑红眼一亮，尖尖地喊了声：

俺爷的牛！

人们望见老牛立在土包上，勾着脑啃着什么。吃东西？饮水？四处静静的，山沟里浮动淡淡的腐植气味。牛身上有水，落霞映得牛身一片白光灼灼。吕淑红等人走到近前，惊呆了。老牛的舌头一卷一卷地舔一只人脚。唯有一只脚，很大很丑，脚根脚丫都沾满了烂泥。

脚脖被湿泥埋着一半，四周是平缓的土丘。牛的眼流泪了，泪冲洗着这只泥脚。看见有人，老人猛地仰起粗颈，长角挑起一线泥水，雄壮地长吼一声，粗浑沉重的吼声传出很远很远，在云梦山的山梁子上久久回应着。吕淑红定定瞧着，身体剧烈地一晃，噔地跑在泥滩上，紧紧抱住这只泥脚，哑声哭了：爷啊——

万支书眼泪夺眶而出，大脚爷啊！

人们齐唰唰跪倒一片。

残阳如血。百里长滩，在忽长忽短的牛鸣里，慢慢染上淡淡的一层红晕。大脚爷的尸体被挖了出来，万支书让小伙们从山上提来最清甜的泉水擦洗干净，然后送到乡医院停尸房，用冰块镇着。他们在等韩成贵和吕淑梅。村里的意思是，等找到韩成贵和吕淑梅的尸体之后，开个隆重的追悼会，鼓励后来的勇者。等到第五天的时候，还没找到尸体。万支书记沉不住气了，他惴惴地找吕淑红商量。吕淑红哭红着眼睛说，等等，俺总觉着他们活着，活着，活着……吕淑红的预感是对的。那个不为人知的山洞里，韩成贵和吕淑梅依然扒着洞口的乱石碎土。潮气凝成水滴，从头发滑落到额头、鼻尖，然后溅在眼底，流到嘴里。韩成贵复又苏醒了。他艰难地挪一下胳膊，掬一点水，捧到昏睡的吕淑梅跟前，一点一点抹进她的嘴里。他轻轻唤她，淑梅，淑梅。吕淑梅慢慢睁开眼睛，无力地问，贵……这是第几天啦？韩成贵像瓮一样蹲在她身边，摇摇头。吕淑梅感到通体麻木，身上连一点热气也没有了，但她内心深处的呼唤从没减弱过。老天爷就真这样无情？她还有女儿，还想气气派派地跟韩成贵结婚。每当她帮他扒完石块，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就说，贵，俺要死了，俺死前想跟你举行婚礼。韩成贵心一疼，泪水纵横，说，俺们能活，能活，挺住，挺住哩。他声音颤颤的，四壁都是回音。他在洞里捕了七只躲雨的乌鸦，还有三条水蛇。他用大掌撕碎，分给吕淑梅吃下去了。他恍惚听见洞顶还有鸟叫，还能找到一些吃的，水也不成问题，怕就怕他们的手指磨掉了一层，不听使唤了。他伸手扒石块时，他感觉石层没有多厚了，那天村里来人喊着，他们在洞里都听见了，使尽吃奶力气呼救着，外面也没有反应。村人不知这个洞哩。韩成贵不让淑梅喊了，让她稳住，保存体力。他咬紧牙，运足气力，浑身骨节就格格响着。他用肩膀撞那个石墙，撞得厚肩鲜血淋漓，震得心腔和肺部火辣辣地疼，吕淑梅慌乱心疼地抱住他，哀哀求着，别撞了，别撞了，俺们一起死吧。女人的慌乱使他脑里闪现了桃红色的遐想。想起儿子来劲，想女人身上的万般好处更来劲。他甩开淑梅，拖着很重的鼻音喊，滚开，老子连个女人都救不了，还有啥脸面去死？他舞着双

手挠着碎石，碎石细细飞撒一地，传出老鼠磨牙的沙沙声，直到他眼一黑晕倒在地。吕淑梅抱住他的脖子，顿时有了百蛇缠身的恐怖。

她就哆哆嗦身子抱紧他，真怕他一口气上不来。躺在心爱女人的怀抱里，韩成贵在钻心的坠痛中喊着，天，地……他用拳头抵在自己胸口窝里，嘴里发出晕晕乎乎的呻吟。他幻觉出一片一片的耕地，庄稼的叶片像铜片一样闪亮。他在女人怀里再次醒来。躺在女人怀里像躺在深耕过的土地上一样，能解乏、安神、蓄力。他站起身，摇摆不止，仿佛随时会瘫倒，分裂成一堆垃圾。可他倒在洞口的石墙下，双臂还是那么有力，碎石在他血掌里横飞。眼下，韩成贵觉得自己体力到极限了，他叫醒吕淑梅，是想请她跟自己一起干。他见她虚虚的样子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吕淑梅心里一烫，撮起嘴巴咽了口水。她咽水时呈现出完完全全的静美。他两眼空洞地盯着她，觉得浑身浮在轻泛的女人香气里。吕淑梅看出了男人的心思，咬牙，强撑着站起来，拽他一点一点挪到洞口乱石跟前。两人抱成一团，齐用力朝石墙撞去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

哗啦啦的碎响，头顶亮了一方天。

这是哪里来的声音？

水音空灵，像流泉一样甜润，韩成贵感到天上裂开一道缝，他的嘴角也裂开一丝温暖的笑意。医生将蒙在眼睛上的沙布摘掉了，他看见白色天花板和透明的输液瓶。娘多皱的黄脸，像水浸的干菊花。儿子圆润的黑脸蛋，那么圣洁纯净。他没说话，泪水却涌满眼睛，无声地从鼻洼里淌下来。在他出事的几天里，娘跪在家里的木犁下面，磕头，烧香，流干了眼泪。儿子小勇三次跟随大人上山。城里的陈金月也慌了，一天回家两趟。小院子里涌来一拨一拨的村人，狗剩瞅见开发区地里庄稼被水淹了，昼夜站在那里泄水。乡里人情厚哩，韩成贵将两腮咬成紫红的肉棱，深深地想，只要人能在破洞里折腾出来，吃这份罪，你就啥难啥险也不在乎了。你韩成贵要记住乡亲们热肠子话，开了荒山，要井里放糖，甜头大伙尝哩。正想着，万支书和吕淑红走进病房。淑红告诉他，淑梅也醒过来了。万支书还告诉他，村里支持他开发荒山。

为大脚爷出殡的早晨，韩成贵和吕淑梅正昏在医院里。他们后来听说，万支书让人在坟场挖了三个墓穴。埋大脚爷的时候，村人才将那两个墓穴填上。吕淑梅和韩成贵领着老牛去给大脚爷上坟，淑梅想，上坟回来就让韩成贵把老牛领走，他开发区的庄稼该收秋了。收过秋，让老牛带他上山挖渠造田。去坟场那天，太阳真好。韩成贵牵着老牛给大脚爷磕头，老牛倔倔地挣着脖子，颈包耸起，肌肉弹跳。吕淑梅说老牛不愿意跟你。韩成贵不气不恼，伤感地拍拍牛背叹道，你的主享福去了。你命大，命大有啥好，还得受罪。他这时才感觉到，苦难是裸露的，幸福永远在远方包裹着，苦难和幸福中间隔着一道门。他看见吕淑梅从篮子里掏出一包猪头肉，一盘苹果，一瓶西凤酒，轻轻地摆在坟头，眼睛就红了。她爹娘去的早，这些年爷爷一直跟她过，爷爷最疼爱的就是她。她将白酒倒进小酒盅里，然后洒进虚土上，洒一盅说一句话，爷，喝口酒吧；爷，享福噢……然后就啜啜地哭了。韩成贵和吕淑梅都看见了坟旁的两片湿土，对视了一眼，彼此谁也没说话，默默地来到村口，韩成贵抬眼看见天黑尽了，钻出零零散散的星星。韩成贵要送她回家，淑梅说别送了，这就够叫人嚼舌头的了，你还没离呢！韩成贵愣了愣，他转身时，淑梅让他把牛牵走。韩成贵眯着眼与牛并行着走了……

第二天，韩成贵果然牵老牛上了山。

初秋的庄稼长得很起劲，可初秋的日子却过得提心吊胆。开发区刘主任不断把金老板的口信传过来，说资金到位了，华夏工业城动工在即。韩成贵依旧在田里施最后一遍肥。他摆出的面孔和他的心境正好相反，疲惫焦急的神色令人顿生怜悯。他求吕淑梅找吕淑红，吕淑红没鼻子没脸地跟刘主任闹了一通，然后回话说等韩成贵收秋。韩成贵高兴得在地里转悠，忽然觉得心虚，像是欠了别人什么。他正想着为自己的歉意有所表示，刘主任又传来凶信，韩国金老板无法对总部负责，董事会将追究金老板的责任。就在庄稼来回折腾的时候，妻子陈金月又来添乱。乡法院将他叫去了，陈金月提出离婚并坚决要孩子。法官的口气似乎向着陈金月，说你种田人连块地都没有，能养活自己儿子吗？韩成贵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骂这是屁话，俺有一座山，俺也能让儿子有出息。陈金月当着法官骂道，就是俺爹送给你村的那座秃山？哼，就是座金山，你这土老冒也换不来一顿热饭！韩成贵气得发抖，恨不得一耳光将陈金月脸蛋子扇歪了。他最容不得农民瞧不起庄稼人。法官见他们分歧太大说先调节，韩成贵心乱如麻地回到家里没敢跟娘说。混帐日子简直不值得去过，委实活受罪，可是秋夜长长，苦日子只好活在盼望里……

花盆里的谷子熟了。

娘把沉甸甸的花盆端给韩成贵看，韩成贵把眼睛死死闭上，心里一阵雷鸣电闪。这些天，娘发现他从不看谷禾，也没浇过一滴水。娘以为他忘记了这株谷禾，其实是韩成贵不敢正眼瞧它。谷子熟透了，兔尾巴粗的谷穗安详地垂着，籽粒饱满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往年瞅见这样的谷穗，他就在田地里收割，捆背，打场，铲谷茬。今年不行，他苦巴苦累经营的玉米、谷子和棉花还没熟透哇。他分明感到田野漫天青光压下来的分量。种子、化肥、水费和工钱，掐指粗粗一算，就是几万块的损失哩。话又说回来，这种难堪痛心的局面也是有言在先，怨不得别人，怨就怨他有种庄稼的瘾，没有收秋的命。想来又想去，他终于慢慢抬起头，在空荡清冷之中望一眼谷子。谷子黄黄的，谷秆谷叶谷穗都是黄的，在眼前漫漫泛泛黄出上百里远。最后苍黄的谷子只剩下一棵棵晃动的梢儿，又晃了几下，谷秆也不见了，像是沉进了看不见底的深渊。他咂咂嘴巴哼一声，造孽呀！

娘流着眼泪说，贵啊，认命吧，认命吧。

韩成贵直挺挺地坐好，望了娘一眼，说他想拉二胡。娘没吭声。韩成贵从墙上摘下那把胡胡，望着那株谷禾，瞅着那轮清月，吱吱哑哑把胡胡拉成了哭调。娘折弯了身子坐在炕沿上，叨着那杆玉嘴烟袋，勾头耷脑听那种背时的调子。

吕淑梅走来，倚着院门听着，感觉横河的秋水也是这般呜咽。她听不下去了，大声问，成贵，别拉啦，开发区的庄稼咋办？

韩成贵停下手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狗日的，铲！

你疯啦？那是几万元的血汗哩！吕淑梅肩膀抖了。

韩成贵颤声说，俺在外商面前是喝了血酒的！俺就是倾家荡产，也不能丢咱中国农民的脸！

吕淑梅吼着，人要脸误事！他们欺负人，俺找淑红，俺找大刘，找金老板，他们咋能这样呢？说完脚步呼呼地走了。

韩成贵怅怅地望着她的背影，很沉地叹了口气。

小村的午后变得懒洋洋的，万支书家里酒桌上的气氛却是充满了火药

味。万支书和刘主任的争吵忽高忽低。吕淑红一颗心也像被什么绞拧着。自从淑梅找她，她就死乞白赖地将刘主任拉了来。她看见两个男人酒喝得挺闷，久久不说话。万支书沉不住气地说，大刘，你小子从小跟成贵长大，你们都是俺眼看着长大的。淑梅又该是韩家人啦，将来你们弄好了就是亲戚！吕淑红眼珠暴起，万支书，谁跟他是亲戚？万支书笑呵呵地改了口，说，不是亲戚，一村住着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呐！你就真忍心看成贵的笑话？刘主任将端起的酒盅往桌上一墩，说，老万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咋看成贵笑话啦？当初他请金老板喝酒时，我就一言没发，谁知道这是坐蜡的事儿。当时你不也没放个响屁么。万支书显见得有了激动，从桌上站起身，款款踱步，红着脸说，大刘啊，当时俺没把这事当回事儿，种田不种田，不都有饭吃吗？现在看来，是俺错啦！当初，开发区这块地，就不该卖给你们，俺悔青了肠子哩。

刘主任茫然地盯着万支书，哎，老万你没吃错药吧？一夜之间变了个人，当初卖地你可是积极分子！

吕淑红插话说，听着，万支书比你强。

万支书动情地说，是分粮时，成贵那一句，俺们是种粮的，把俺打醒啦！没有耕地，吃着老外的粮食，是够叫人寒心的。外国人直嚷嚷叫板，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？俺小小韩家庄，也得问一句，下个世纪谁来养活韩家庄！可眼下，俺们就养活了自己，俺这当支书的还有啥脸吆五喝六的……他眼窝湿了。

刘主任说，卖的地就卖了，有钱在，往后动员村里人开荒山……

万支书艰涩地一笑，说，俺们是要开荒山。韩家庄出了个韩成贵，他想种田，想开荒山，为勘测造山渠，他和淑梅困在山洞里六天六夜。真是房檐滴水照坑砸，这孩子跟他爹当年一个样儿！俺们韩家庄有这样好小伙子，该扶一把哩。大刘，你无论如何也要说服金老板，让孩子收了这茬庄稼。这地，三四个年头都晾了，就差这个把月？真是的！

刘主任想了想，很为难地说，老万，这事淑红早就找了我，反复几回啦！俺实在帮不了，得罪了外商，开发区就更没指望了！

万支书愤愤地骂，俺看是你小子不愿帮！是不是吃人嘴短！

刘主任被说烦了，梗着脖子骂，傻小子韩成贵，给了你们多少好处，都来挤兑我，我不管，就不管！

万支书突然扭转身，一个嘴巴抡过去，脆脆地打在刘主任左脸上。刘主任鼻子淌着血，咬住嘴唇，愕然地瞪着万支书。

吕淑红抱住万支书，感到他身子发抖。

屋里静极了，唯有粗重的喘息声。

门打开，韩成贵和吕淑梅扑进来，他们一直在窗外听着。韩成贵昂着脸，跪在万支书腿下，声泪俱下，万支书，别吵了，别打了，祸是俺成贵一人闯下的，俺是男人，就该敢做敢当……

万支书一把扯起韩成贵，吼道，骨头不能软！

吕淑红瞪着刘主任，美丽的眉梢上锁着恨。她一甩手，率先转身走了。刘主任眼里露出疑惑和恐惧，站起身，扑扑跌跌追下楼。嘴里喊着，淑红，淑红……

秋天的早晨，日头还没有出，鸟儿的声就飘了过来。韩成贵牵着老牛去田里，看看最后一眼庄稼。鸟儿的叫声很好听，与横河汨汨流动的声音杂糅在一起，有一种悠远甜润的味道。快挨近庄稼地的时候，他瞅见谷子地

里耀起一片晕光，像铺一片漾动黄光的古铜钱。他把老牛领到地头，说，进去吃吧，让你吃个够！老牛瞪大酱麻色的眼睛瞅他，一动不动，鼻孔里喷出长长的一股气。韩成贵气恼地骂，窝囊，跟大脚爷一样窝囊！吃，不吃白不吃！他弓腿使劲将老牛推进谷田里。老牛嗅嗅谷禾的清香，打个转又慢慢走出谷田。韩成贵心腔一热，再也无力推牛了。他瞅见牛是挺着宽阔坚硬的胸膛，迈着柔韧有力的步子走出谷田的。

牛默默地啃地头上的青草。他狠狠地踢了老牛一脚，独自朝玉米地走去。昨天上午，他就将青青的玉米棒子卖了，卖给小贩煮熟玉米。城里人喜欢吃煮玉米。棉花和谷子不行，棉桃还没绽开，一搥是嫩嫩的白水。谷子倒是结穗了，里边瘪瘪的没啥东西。如果再有个把月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韩成贵情不自禁地蹲在地里，看着地垅里有他的身坯印子，那是他在田里睡觉时印下的。他听到持续不断的鸟叫，这里将拔地而起的是高楼、厂房和花园，也不会是鸟的领地了。他抬头看见高城市电线横过天空，鸟们整整齐齐地卧在上面。它们知道是最后的聚会吗？鸟叫使昏暝的青纱帐显得更加空阔寂寥。

韩成贵蹲着，身子僵僵的，老是不安地用手搓膝盖。直到看见一辆红色的宝马汽车驶过来，他才挺着胸膛走过去。金老板跟韩成贵握了握手说，怎么样，今天可是总部给我的最后期限啦！韩成贵不卑不亢说，俺是个粗人，可从来不做软骨头事。你别走，过一会儿三辆推土机就会开过来。俺只问你一句话，俺庄稼人的格算不算人格？金老板尴尬地摇摇头，哎呀，你就别提这壶啦，其实呀，我也为你着急，替你痛心啊！农民种些庄稼不易哩。韩成贵竭力抑制着情绪，抬眼望着这座孤零零的高楼。这时的日头已经升起来了，蓝色玻璃幕照花了眼睛。金老板背着手，沿地头走了几步说，韩成贵先生，我很敬佩你这个人，我想雇你到华夏工业城里来。韩成贵笑笑，拉着长腔说，谢谢金老板的好意，俺是农民，天生一副顶风嘎浪的命！金老板，眼下俺倒是有件事求你。金老板微笑着点点头。韩成贵说想到楼顶看看这片庄稼。金老板愣愣神儿，最后让司机陪着韩成贵上了楼。韩成贵看出来，金老板怕他想不开寻短见，不由意味深长笑了。

登在远处看庄稼的感觉就是不一样，韩成贵呆傻了似地朝下望着庄稼。无边无际的青纱帐，在平缓坦荡的地头凝固了，远远近近的玉米、棉花和谷禾叠成模糊不清屏障。地上晃动的老牛，像一尊褐色泥塑。汽车和人蚂蚁一样的小。这一片地是怎么种下来的？从什么时候起？这是俺韩成贵料理的庄稼吗？这样好的庄稼即刻就倒下了，一卷一卷地溶入泥土。他顿时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，眼眶子一抖，疼出几滴泪珠子……

韩成贵的眼睛像蒙了一层雾，再也看不真切了。他瞅见天空有一只盘旋的孤鹰，定住了一样，张着双翅纹丝不动。待他的目光与鹰眼对接的时候，孤鹰长叫一声，唿嗒唿嗒地钻进云层里去了。

看见推土机来了，他大步下楼。司机接过韩成贵递过来的烟，两眼发直，双唇颤抖了，叹道，多好的庄稼，说推就推啦？狗剩紧紧地抱住韩成贵，大哥，答应俺，不推，俺还给庄稼放过水呢。韩成贵眼直着，一把推开狗剩，吼，动手吧！狗剩退身的时候，险些把韩成贵带倒。韩成贵趔趄了几下，稳稳地站住了，见司机们还呆愣着，又吼了句，动手哇！

三辆推土机平排着开进谷土里。谷秆被铲折撕碎，模糊不清地卷进泥土里……

前方不远处，有一片谷子被夜风吹倒了。韩成贵眼神跳荡了一下，扑扑跌跌奔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将谷禾扶起来。他默默凝视挺起的谷禾，轻轻叹一回气，咕哝道，这还像个样儿，俺韩成贵的庄稼，不能趴着倒下，对吗？说着说着泪水纵横。

韩成贵孤零零地站着，像一株摇晃的谷禾。人们傻傻地看着，一片青纱帐齐刷刷倒下去了。秋风硬硬地吹过来，几片钻出地皮的谷叶打着旋卷过来，有一片贴在了韩成贵的脸上……

此时，韩成贵的家里，娘手攥一瓶农药，默默地盯着花盆里的谷子。她瘦小身躯在谷穗爆粒声中剧烈地颤抖。

寒露过去，秋就深了。韩成贵带人在云梦山顶埋了炸药，炸出深深的水槽，吕淑梅赶着老牛，就将山下的新土背了上去。韩成贵并没在意深秋的山景，这天他抬起脸来，看到深秋的山景不比庄稼难看。漂亮的酸枣枝头挑着红红的刺子，闪着几点绯红的亮光。枣子被放炮声震落一地，看来是熟透了。吕淑梅告诉韩成贵，妹妹淑红调到县城土地局了，她明天报到，今天上山跟咱们告别。韩成贵高兴地笑笑，拉着吕淑梅到山口的小路上等淑红。吕淑红上山，见到韩成贵和吕淑梅时说，俺跟大刘闹翻啦，他把俺看成啥人啦？俺是傍大款的女人吗？吕淑梅恨恨地说，大刘这号人，不值俺妹去爱。有钱，有小楼，就以为了不起啦？吕淑红笑笑说，成贵哥，俺终于调查清了，开发区这片地转卖，是不符合手续的，违法的。俺已经写了材料，到了城里递给佟县长。韩成贵不觉浅浅一笑，淑红啊，别总惦记俺啦，放心走吧。吕淑红见韩成贵心情挺好，不由一阵欣慰。她从皮包里摸出一个小本子递给吕淑梅，眨眨眼说，姐，这是九千块钱存折，你们开山缺钱，算俺投资入股，等你们发了财，俺可要分红的。吕淑梅接过存折，一把抱住她，喊了声俺的好妹妹。韩成贵不好意思地说，淑红，瞧你。吕淑红跟他们摆摆手，扭身朝山下走去。她的身体摆动得好看，长长的黑发被山风一掀一掀的，像一只山鹿。韩成贵望着淑红的背影，心里空空的不是滋味。他喃喃道，都说深山出俊鸟儿，俺看淑红就是俊鸟。可是，穷山留不住女人，留不住好女人哩。吕淑梅嗔怨地瞪他一眼说，俺留下来，在你眼里就不是好女人吗？韩成贵一把搂紧了吕淑梅，浑身颤抖着，仿佛搂定了明天日月的甜美。一只山鹰低低地飞过，要不是鹰哨依旧悠扬，他还以为又起风了。脚下弯曲的小径，已被秋天的红叶涌盖了。

吕淑梅问，成贵，你真的不想进城？

韩成贵说，不是想不想的事。像淑红，是属于城市的。咱俩，是属于大山的。离开大山和耕地，俺就是废人，就丢了根儿，就得死哩……

吕淑梅无言，两人朝山上走去。仲秋十月，一股寒流卷上山，一夜之间云梦山便裹上了冬装。韩成贵和吕淑梅从山上回到村里，赶上今冬的首场小雪。横河结冰了，河床上铺着一层白雪。雪片并不轻浮，深沉而绵久，使韩成贵心里发酵出一种空旷的感觉。好久不回村了，他想到村外转转。他踩着积雪走出村巷，正这时，忽听村路上一阵汽车喇叭声，扭头见是万支书的伏尔加汽车。万支书焦急地下了车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成贵啊，你可回村了，俺正要派人到山上叫你，过一会儿，县里佟县长要来咱村，说要看看你。韩成贵眼睛很忧郁，喷着嘴里的哈气说，你搞错了，县太爷能看俺？俺与他不沾亲不带故的。万支书不错眼珠地瞧着韩成贵，觉得他消瘦得厉害，脸上的皮肤变成了黑灰色，不由一阵心疼，叹道，孩子，这回你有地啦。乡开发区

将那片地转卖给韩国老板，是违法的。刘主任挨了处分呢。佟县长让咱村收回那地，点名由你承包。韩成贵嘴角渐渐浮了笑影，问，你没唬俺吧？万支书大声说，上车，咱到地里去，在那儿等佟县长！韩成贵被万支书拉进了伏尔加。

远远地，韩成贵就从车窗看见地头的车和人。他这才知道，地里只堆着一些砖和石，并没有像金老板吹呼的那样急。狗杂种！欺负老实人哩。他顿觉一阵恶血撞头。雪扯棉絮般地落着，地气有些热，地上的雪是一疙瘩一块，模模糊糊像白膏药贴在那里。他走下汽车，脚一挨地，双腿就发软，风将雪花和他粗重的喘息一同吹向旷野。

万支书说，佟县长来啦。就带韩成贵朝楼前的人群走去。韩成贵瞅见吕淑红也来了，她穿着红色羽绒服，像一只大鸟在雪地里扑楞着。他猛地明白了，是吕淑红将这里的事捅给佟县长的。他还瞅见乡长指挥人往楼里搬炸药，不由打了个寒噤。他拍了拍脑袋上的雪花。

万支书走到佟县长跟前说，这小伙子就是韩成贵。佟县长跟韩成贵握手说，小伙子，今天我是大雪还田，我们把属于你的这片地，还给你！韩成贵呆板得像牛一样的神情，木讷地说，还俺地？这是俺的地？

吕淑红笑笑说，成贵，佟县长专程为你来的。

佟县长下意识地掐灭了手里的烟头，激动地说，你的事情，县政府都知道啦。由于我们工作疏漏，使农民兄弟遭了难，让你蒙受损失。经济建设的步子要加快，可也不能丢掉耕地。听说你说过一句话，生我者父母，养我者土地。说得好哇，今天，我们将这栋大楼炸掉，把这块耕地，完整地还给你……

韩成贵吓得连连后退，不不，别炸楼。这得多少钱啊？俺不要地，俺不要地了……

佟县长摇了摇头，闷闷地说，不要地，不是你的心里话。为了租种这块地，你都喝过血酒。为了开荒山，你在山洞里闷了六天六宿。你最懂土地，土地的耻辱，是大耻辱；土地的荣耀，是大荣耀；土地的富足，那才是人类的富足；土地的和谐，才是人类的和谐啊！他顿了顿，眼神放着光彩，看看众人，说，我们这些当父母官的要记住，土地是过去的一切，也是将来的一切！

韩成贵心头为之一震。

佟县长又说，成贵同志，你上次铲了辛苦种下的庄稼，惊服了外商，家里损失不小吧？你要做好父母思想工作，别在心里背包袱……

韩成贵眼里的泪水一下子流了下来。

佟县长愣了愣问，你哭啥呀？

韩成贵眼泪流得更急，哭道，俺娘死了，就在铲地那天上午，服毒自尽了……

佟县长讷讷道，怎么会是这样，怎么会是这样？他盯紧众人，说不下去了。

韩成贵蹲在雪地上，抱头哽咽。

雪下得更紧了。雪片结成颗粒状的小冷子，硬硬地砸着人脸。雪使人 and 土地变得明净而简单。乡长报告说炸药安好了，并将引爆器递给佟县长。佟县长弯下腰，将韩成贵扶起来，颤抖地说，小伙子，你是土地的主人，你来吧！韩成贵往后挣着身子，藏着双手。吕淑红挤过人群，抓起韩成贵的胳膊。

膊吼，佟县长让你摠就摠，你不是软骨头！韩成贵抖抖地接过引爆器，瞅瞅白雪覆盖的高楼，又朝白皑皑的土地好一阵张望。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心里风起云涌，也许流着咸咸的血。他猛一闭眼，闷吼一声，冤家，滚吧！就听见连续几声轰轰的巨响。他晃了晃，身子向前扑了扑，终于稳稳地站定了。

浓浓的烟柱，卷成蘑菇云，一卷一卷地跃上天空。带着哨响，像乌云里喘出的一片落地雷，又像一朵开开败败的花。高楼消失了，瘫成一架废墟。刘主任在人群里低声说，都结束了，都结束了……

韩成贵在烟尘散尽的一刹那，粗暴地推开众人，扑扑跌跌地奔过去，噔地跪在废墟上，双手颠狂地扒着碎石断砖，嘴里不住地怪叫着，地，地……他终于瞅见久违的湿土。那是原先地里的泥土。他将脸探下去，埋在热热的虚土里，埋在往事的记忆里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佟县长把脸扭向远山。

起风了，风卷起雪粒，发出硬生生的碎音。雪大如席，将沉默的平原和大山雕塑成雪人。

冬耕的早晨，韩成贵将那架木犁找到田里。

雪野慢慢消融，四顾茫茫的黑土似乎睁开眼睛。韩成贵将木犁深深地插在地头，犁头系着红绸布，哗啦啦抖动。木犁的一头，正慢慢被泥土吞噬，被雨水沤烂，而终要成为这里的泥土，去覆盖那些永恒沉睡的梦，去滋养一片片禾苗。炊烟在农舍上空游走，漫落在土地里缓缓吸收地气，然后在空中分散后消隐。祖宗的木犁呵，沉默无语，却有一种召唤的姿态，溶入大自然纷呈的景色中。韩成贵感到犁和土地是永远无法说明白的。

木犁站起来是山。

山躺下去是平原。

